

# 妙法蓮華經法師品講記

## 慧瑩法師主講

我其實不太會講經，所以不敢隨便受請，我凡有所講，都不算是講經，最多只能算是復經，我把遠老法師所講或其他法師所講復述給你們聽，所以你們不用封果儀給我，也不用供養我，我沒有資格接受。我之所以在明珠佛學社、慈航淨苑、東遠堂講過經，都是還人情債。智通師父非常慈悲，這次叫我講〈法師品〉。我覺得很好，因為〈法師品〉有三軌。這三條軌道，能對治我們的煩惱。其實，三軌和四安樂行的內容差不多，對學佛人都非常重要。

依《法華經》的次序，〈法師品〉是第十品，是流通分中的第一品。這一品講了很多流通的工作、流通的方法和流通的利益，所以，這一品很重要。

甚麼是流通？流行和暢通就是流通。例如，水一定要流行暢通，否則就會變成死水。如果河水被阻塞，就會泛濫成災。所以，一定要有一條路線，引導河水流通。佛法也是一樣的道理，一定要令它流行暢通，才能利益眾生，如果不能流行暢通，就不能利益眾生，所以，佛要付囑流通。

流通的意思，如果用通俗的話來講，等於廣告宣傳的形式。佛法也要讓人知道它的好處、流通的好處、能流通者的好處和接受佛法的好處，然後才可以流通。所以，流通分全部是講做流通工作的好處、推動佛法的好處，以及接受佛法的好處，好像廣告的形式，有宣傳的作用。

世間上的宣傳，每每是過分誇張，以吸引人們購買。佛法的宣傳，是不是有同樣的作用呢？佛法當然志在流通，志在利益眾生，看起來也好像很誇張，利

益大到不得了，其實，以《法華經》來講，佛所講的話，不會誇張得很過分，因為佛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如果你覺得佛打妄語，是因為你不知道佛的尊貴和高妙。你若真實地體會到，就不會覺得佛所說太誇張。這個道理我們要瞭解。

說到流通的好處，佛在世時，聽到佛說法和宣傳佛法，都有很大的好處。佛滅度後，我們做流通工作，受持佛法，也一樣得到很大的好處。每一個佛教徒，都有責任流通佛法。

我們流通佛法，首先要認識佛法，如果不認識佛法，又怎能流通呢？不只是在臺上對大眾宣傳佛法才算是流通，你對一、兩個人講，也是流通。我們明白了道理，要負起流通的責任。流通的責任，就在佛教徒身上，凡是佛教徒，都應該明白佛法，如果佛教徒不明白佛法，就做不了佛教徒的工作。

凡是信佛的人，都叫做佛教徒，不過，在佛教裏，有種種程度不同的佛教徒。以整體佛法來講，有所謂五乘佛法：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若加上一乘，就變成六乘，有這麼多等級。如果以出家人和在家人來講，有所謂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甚至分七眾，加上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尼，有種種的等級差別。

雖然佛教裏有五乘、四眾或七眾的等級差別，但在法華會上，全部差別都取消了，要廢權，要開權，過去的五乘四眾的等級差別一概作廢，剩下唯有一乘法，其他的都不談。但一乘本身，如一乘菩薩也有種種差別，觀世音菩薩、文殊師利菩薩那些一乘大菩薩，有大神通，有大智慧，有大功德，而我們這些信一乘的人，名義上可稱為一乘菩薩，但與那些一乘大菩薩相比，相差甚遠。所以，一乘菩薩名是相同，但在程度上、功德上是參差不齊，有淺深、高下之分。就如學

生，讀幼稚園的是學生，讀大學的也是學生，程度上有很大差別。

流通《法華經》的工作，一定是由一乘人來做，不會由三乘人來做，因為他信受佛語，瞭解佛意，明白一乘的好處，自然會熱心宣傳，熱心做流通工作。

在法華會上，所有法會上的人，無論是菩薩，或是聲聞、緣覺，無論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佛都已經為他們授記作佛。〈方便品〉說，所有聞佛所說一句一偈，佛都為他授普記、通記。法華會上的人，全部都恢復了一乘菩薩的地位，都是一乘菩薩。而我們生於佛滅度之後，生於所謂的末法時代，沒有好因緣見佛，未能參加法華會，未能聽到佛說法，但〈化城喻品〉也說，未來世中三乘弟子都是十六沙彌教化過的。〈法師品〉說，佛滅後聞《法華經》一句一偈，一念隨喜都能得到佛授記。由此可知，佛世時的弟子得到授記，佛滅後的弟子也得到授記，所有佛弟子都得到佛授記，佛金口宣說，全部弟子都是一乘菩薩，將來全部都要成佛。不過，在法華會上得授記的，當然是好些，最低限度是親眼見佛，親耳聽佛的音聲，這種印象非常深刻，所得的利益當然也就大些。我們這些後世的人，雖然不是在法華會上親耳聽佛說法，但我們有機會看到《法華經》，有機會聽人解說《法華經》，即是間接聽聞佛說法，所以也等於得授記，只是我們的印象比較淺，利益比較少，但我們能深信，也即是一樣得到授記。

在佛滅後，做流通《法華經》的工作，比較困難，因為佛滅後，有一乘佛法流通世間，同時也有三乘佛法流通世間。而三乘是方便，方便即是權，是權巧施設，佛隨宜說法，意趣在一乘，一乘才是真實。佛在〈方便品〉說：「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但有些三乘人，愛護三乘，認定三乘才是真實，一乘是偽造的，不是佛說的，所以他就要對付一乘人。因此，要流通《法華經》就很困難。

在流通分裏，佛說出很多獎勵流通的話來幫助後世的人流通《法華經》。任

何一個人，有機會聽到《法華經》，並且能信受，能真正瞭解經義，所得到的利益，和佛在世時聽到《法華經》所得的利益是一樣的，我們沒有必要因生在末法時代而起自卑心，而應該生起歡喜心，我們一樣有機會聽《法華經》，一樣能瞭解佛的意旨。

現在講品題。「品」即是類，屬於某一類的內容分類在一起。這品講流通工作者的事，凡是做宣傳工作、做流通工作的人，都可以稱為法師，所以，這一品叫〈法師品〉。

佛法一定要有人去宣傳，假如沒有人宣傳佛法，佛法就不容易流通。也許有人說：「不一定要有人宣傳，自己拿部佛經來讀，慢慢就會明白。」雖然有些人很聰明，很有智慧，在讀經過程中就會明白，但甚少這種人。古德說：「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因為佛法沒有人講，就算有智慧人，也不容易能瞭解。有上根利智，很聰明的人不是很多，萬中無一，如遠老法師是自己讀通經文而悟出佛意，有些有智慧的人也讀得通，不過這種人甚少甚少。一些很有學問的人，讀起佛經都是沒法子讀得明，這就要講宿世因緣，宿世若有善根、有特殊的慧力，不須別人講解也能明白。

這一品說，凡是受持、讀誦、書寫、解說《法華經》都是法師。讀經的人是法師，誦經讀到可以背誦，也能影響別人跟你一起讀誦，解說書寫都是做流通工作，都是志在他人知道《法華經》。也即是說，你們每位都是法師，因為你們各位都有做讀誦、受持、解說、書寫的工作。如果你們說自己不是法師，那我也不是法師了，如果我是法師，你們更加是法師，可能我不及你們那樣熱心，在座的菩薩，比我熱心得多。

〈法師品〉只講了讀、誦、受持、解說、書寫五種法師，其他經講有十種法師，

也即是這五種加上聞經、思維、隨喜、供養、施他，也即是十法行。聽經屬於流通之一，能來聽經是很難得，不是很多人能發心聽經，所以，聽經也是法師。大家千萬不要以為那裏拜懺，那裏打佛七，那個寺院開幕，去參加就是隨喜。這不是隨喜，而是趁熱鬧。佛講的隨喜，不是這個意思，只有隨順佛語，生歡喜心才是隨喜。供養不但有物質供養，還有法供養，能瞭解佛法，生起尊重恭敬的心，熱心宣傳佛法，影響他人，就是法供養。只用物質供養，不一定能供養到三寶，要生起尊重恭敬心才算是真供養。施他也是一樣，看到有緣的人，即使是說一兩句，也算是以法布施；或者送經書給人，也叫法布施；又或者耐心勸人去聽經，也是施他，如果你不勸他，他就不會去聽經，因為你的勸說，他才去聽經。還有，別人來到法會，沒有位置坐，你讓座給他，這都是屬於施他。

能夠做以上十法行的十種工作的人，全部都是法師，全部都是一乘菩薩。這看起來雖然很容易，但如果只是依白紙黑字來讀一番，而不認識經中的義理，這是不算數的。十法行全部都是流通工作，一乘法師，一乘菩薩，主要在於認識《法華經》，對經中內容有深刻的認識，瞭解佛的意旨，才算是法師。

流通《法華經》的一乘法師，沒有限定是甚麼人，無論是貧窮或富貴，有學問或無學問，只要有善根，有這種認識，肯發菩提心，信佛語，能受持《法華經》，有一念隨喜，佛都為他授記，他就可以在他的範圍內宣傳《法華經》，成為一乘法師，人人都可以做一乘法師。

「法師」這名詞，也可以解作以法為師。三乘人以三乘法為師，一乘人以一乘法為師。佛法，也即是佛所說的道理，我們尊重它，受持它，以佛法做我們行為、工作的標準，這就是以法為師，我們人人都應該以法為師，也就是說，人人都應該是法師，只要你以法為師，你就是法師。法師的另一層意思，就是以法

施於人。流通經典，無論是受持、讀誦、解說、書寫、隨喜、供養等，都會影響他人，令人得到信受，也即是以法施於人，以法布施給人，這就是法師。所以，大家不要把一乘法師想像為非常特殊、非常奇特、非常稀有，其實，人人都可以做法師。

「師」可通「司」，現在的教育司、民政司、財政司，就是負責那一類的責任，專門負責做那一項工作，就叫某某司。又如，司理，就是司其事。如果你專門負責做流通一乘法的工作，以一乘法為你的學習標準，以法為師，以一乘法來影響他人，教導他人，利益他人，你就是一乘法師。

人人都可以做法師，這看起來似乎很簡單，不過，有個問題，大家不可不知，就是要瞭解佛語，認識佛的意趣，明白經典的內容和宗旨，有正確的認識，信受真切，才可以稱為法師。講聲聞法的是聲聞法師，講緣覺法的是緣覺法師，講大乘法的是大乘法師，在印度有分弘經法師、弘律法師、弘論法師。

這一品的內容，一方面獎勵佛教徒做流通工作，一方面讚歎《法華經》的高貴微妙，也講述了弘經的三個重要條件，也即是三軌：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

在讚法流通方面有以下六點：

一、佛說的無量法門之中，佛所說的無量經典之中，此經是最難信最難解。換言之，除此《法華經》之外，其他經典都易信易解，唯有此經難信難解。依照經文來講，道理不是很深，而是它的功德，它的尊貴，令人難信難解。

二、此經是諸佛秘要之藏，是一切諸佛所守護。釋迦佛四十多年來都是秘而不宣，未曾公開過，最後才宣說。

三、此經在在處處，無論在哪裏，應起七寶塔來供養。很多舍利塔都是把

佛菩薩的舍利、骨灰安放在塔中；但佛在這一品說，不需要把佛的舍利安放在塔中，只要有這《法華經》在，即是有佛的全身舍利一樣，《法華經》就是舍利，就是佛的全身，這是讚法。

四、一切諸佛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切諸佛的無上正等正覺，一切諸佛最上功德，皆從此經出，除此經之外，無佛果可得。

五、此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這部《法華經》是開權顯實。

六、「是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最深最固，最幽微，最長遠，無人能達到。現在是佛慈悲，為了成就那些菩薩恢復一乘菩薩道，所以才特別開示出來。

獎勵流通方面講了以下十四點：

一、無論佛在世或佛滅後，只要聞此經一句一偈，一念隨喜，都可以得到授記成佛。

二、對做流通此經工作的人，你可以這樣想：受持、讀誦、解說、書寫此經的人，已經供養了無量諸佛，將來一定會成佛。

三、受持、讀誦、解說、書寫等流通工作，無論做其中那一種，這個人就應該受到一切世間所尊重，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

四、即使只對人講一句《法華經》，這個人都是如來的使者，佛派他去的，他就是行如來事，即是做大佛事。趕經懺不是做佛事，而是反佛事，障礙佛事，只是喃喃唱唱，不能令人明理，只會令人迷信。流通經典，才是行如來事，這是佛說的。

五、毀罵一乘法師一句的罪過，重於罵佛一劫的罪過。

六、讚一句一乘法師的功德，大於讚佛一劫的功德。

這兩句，大家聽了會覺得太過誇張，太離譜，不可能的，佛那麼大功德，受持讀誦者算得了甚麼？這很難理解。這一點留在講經文的時候再解釋。

七、流通《法華經》的人，隨順佛意來做工作，所做的是成佛之因，就是與佛接近，將來以此功德而成佛，所以是以佛莊嚴而自莊嚴。

八、做流通工作的人，為如來之所荷擔。荷擔是背著的意思，就像佛背著他，甚至就像佛用衣服來覆蓋著他，保護著他，這就有保障了。也就是說，他與佛很接近，等於與如來共宿。還得到佛用手摸其頭，也即是得到佛的愛護。

九、聽到《法華經》，即是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經文用譬喻說，你聽到《法華經》，就如打水井，當挖到濕泥，就可知道不久就有水了。所以，能受持《法華經》就是近於佛道，接近成佛的功德，摸到成佛之路。如果你不受持《法華經》，只受持其他經典，就摸不到成佛之路，就如在高原乾燥之地打井，挖來挖去，都是浪費力氣，距離水源還有很遠很遠。

十、你若能做流通工作，你就不須灰心，佛會為你召集聽眾來聽你講經，你不須賣廣告。

十一、如來會化現一些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來聽你講經，化現一些四眾來做影響眾。

十二、就算你不喜歡在熱鬧的地方，只在深山野嶺對著石頭來讀誦《法華經》，沒有人來聽你講，佛也會派天龍八部眾來聽你講，令你有信心，令你不減興趣。

十三、就算佛在這個世界示現入滅，在其他國土，其他世界成佛，只要你不忘記佛語，時常受持讀誦《法華經》，佛即使在他方國土，也會現身令你看見。

十四、你讀誦的時候，如果忘失句讀，一時想不起來，佛會令你記憶起來。

或者有些經書印漏了而讀不通，佛也會幫助你，令你讀得通順。

以上十四點，都是講獎勵流通《法華經》的人，做流通工作的一乘法師，就會得到這麼多的好處。在所有法師之中，佛最歡喜流通一乘《法華經》的法師，你若能做這工作，最合佛意，也即是法供養，是最上的供養，勝過任何的供養。

一乘菩薩受持讀誦解說書寫《法華經》，我們尊重一乘菩薩，也學一乘菩薩那樣，做受持讀誦解說書寫的工作。成就大願的一乘菩薩是被尊重者，是所尊重者，那些善男子善女人，是能尊重者，受化來尊重一乘菩薩，學習一乘菩薩，供養一乘菩薩，所以，那些善男子善女人，也應該受到別人的尊重。也即是互相恭敬，我認為你是「成就大願愍眾生故，化生人間」的一乘菩薩，我要承事你，尊重你；你也認為我是「愍眾生故，化生人間」的一乘菩薩，你也來尊重我，承事我，就會造成一乘的教團，一乘法就可以盛行，可以流通。

古德說：「若要佛法興，除非僧讚僧。」但僧有種種，有優有劣，世間的凡夫僧不一定都值得讚，如果他不值得讚而你去讚他，反而有害無益。

下面開始講經文：

「爾時世尊因藥王菩薩告八萬大士：『藥王！汝見是大眾中無量諸天、龍王、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與非人，及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求聲聞者、求辟支佛者、求佛道者，如是等類，咸於佛前聞妙法華經一偈一句，乃至一念隨喜者，我皆與授記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前面〈序品〉講有八萬菩薩，也有很多聲聞眾，還有天龍八部，佛一直都是

對舍利弗等聲聞眾說，現在這裏佛以藥王菩薩為代表，對菩薩講。因為「八萬大士」，是發大心之士，也即是菩薩，才有資格流通《法華經》，才能擔當起流通的責任，所以佛特別告訴這些大菩薩。

這一段是佛為大眾授通記來獎勵流通者。佛叫一聲藥王：「藥王！你看見大眾之中無量諸天、龍王、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與非人這些天龍八部眾，以及看見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這些四眾，還有希望成阿羅漢的人、希望成辟支佛的人、希望成佛的人（以上名詞在《序品講記》、《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記》中已解釋過，不再重複），以上各類眾生，他們都在佛前聽了《妙法蓮華經》，即使聽了一偈一句，生起一念的隨喜心，生起一念的歡喜心，我都為他們授記成無上正等正覺，為他們授記成佛。」

以印度文法來講，八個字為一句，三十二個字為一偈，一偈有四句。以中國文法來講，一偈最少是四句，一句是從頭至尾，說完一句完整的意思為一句。例如，「隨宜說法，意趣難解。」這是一句。「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這也是一句。「諸有所作，常為一事，但為教化菩薩。」這亦是一句。這些都是《法華經》裏重要的句子，也是《法華經》主要的意思。這裏所說的聞《法華經》一偈也好，一句也好，總之是要通達它的意義，領解佛的宗旨，明白佛的意思，而又能隨喜，佛才會為他授記。如果只是聽了而不瞭解這一偈、這一句的意思，佛不會為他授記。「授記」的意思是預言，預先告訴你，你將來一定會成佛。

「一念隨喜」是最簡單、最微小的流通工作，隨喜的來源，或者是從聽經而得到，或者是讀經而得來，一念也是很短很短的時間，只聞一句一偈，明白經義，知道《法華經》的高貴，知道佛做種種工作，都是希望我們恢復一乘菩薩道，希望我們成佛，我們明白了佛的宗旨，聽的時候，生起一念的隨喜心，生起歡喜

心，也能得到佛為我們授記。

「佛告藥王：『又如來滅後，若有人聞妙法華經，乃至一  
偈一句一念隨喜者，我亦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這一句很重要，佛告訴藥王菩薩，其實是告訴我們：不但佛在世時的弟子聞一偈一句一念隨喜得授記，佛滅後的弟子，聞《法華經》一偈一句一念隨喜者都得到授記。

〈如來壽量品〉說：「方便現涅槃，而實不滅度。」所謂滅度，是為了令眾生渴仰而方便示現。因為眾生顛倒，以為佛常時都在，隨時可見，而生懈怠想，生懶惰意，所以，佛要令顛倒眾生，「雖近而不見」，令他們生渴仰心，生精進心，其實佛不是真實滅度。佛即使在娑婆世界示現入滅，仍常在靈鷲山說法，也會在他方世界引導眾生，哪有滅度呢？只是我們的業障重而見不到佛。

遠老法師認為，《法華經》有兩種，一種是一乘因果經，佛在一乘淨土對一乘大菩薩講，我們現在聽到的這本是開權顯實《法華經》。我們多數都是聽人講《法華經》而明白，人聽天龍八部眾講《法華經》則比較少，天龍八部眾則可以聽人講《法華經》，我現在於這裏講，即使有八部眾來聽，我們也不知道，因為我們看不到。無論是人，還是天龍八部聽到這《法華經》，無論是佛在世，還是在佛滅後聽到《法華經》，只要能夠隨喜，都得到授記。我們不要以為只有佛世時的弟子才幸運地得到佛授記，不要以為我們這些在佛滅後的弟子就沒有機會。我們現在聽到《法華經》，能瞭解並隨喜，所得的利益是平等的，與佛世時的弟子是沒有分別，所以，我們不須自卑，我們一樣是那麼幸運。

這段是讚《法華經》高妙之處，能令人成佛。授記本來是屬於正宗分，前

幾品講授記都是在正宗分，但這裏的授記放在流通分，因為佛的用意是獎勵佛滅後的弟子流通《法華經》，主要是為佛滅後的弟子授記，所以屬於流通分。

「若復有人，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妙法華經乃至一偈，於此經卷敬視如佛，種種供養，華香、瓔珞、末香、塗香、燒香、繒蓋、幢旛、衣服、伎樂，乃至合掌恭敬。藥王！當念是諸人等，已曾供養千萬億佛，於諸佛所，成就大願，愍眾生故，化生人間。」

「受持」是信受、接受，信佛所說，接受佛所說，就是「受」。信受之後，持之以恆。「持」是執持，不放棄，不捨棄，不扔掉。我們拿著東西時，如果打瞌睡，手一鬆，就會扔掉東西；若是很懶散，也容易把東西扔掉。所以，我們要抓緊不放鬆，時常都要受持。

「讀」是對著經典來讀，「誦」是已經讀熟，能背誦出來。「解說」是講解經中的內容和意思，有些人讀誦後不明白，經人講解就能明白。「書寫」是抄寫經書。古時印刷術很落後，最初時用針在貝葉上刺字，後來在竹、木板、石頭刻字，發明紙筆就改為書寫。以前要流通經典很辛苦，有人發心抄經，抄寫出來送給人，甚至用血來寫經，以血為墨，表示恭敬，犧牲自我來寫經。現在印刷術很發達，印書很容易，不須辛苦抄得。

不一定要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全本《法華經》，即使是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其中的一偈，只要是能明白，有恭敬心，恭敬這部《法華經》就如恭敬佛一樣，並且對此經作種種供養，用花、用香、用瓔珞來供養，「末香、塗香、燒香」，「末香」是香粉，「塗香」是塗上香來供養，「燒香」是點燃檀香，這些都

是清潔的東西。還用「繒蓋、幢幡」、用「衣服、伎樂」來供養。印度人喜歡在很盛大的集會表演一些伎藝，演奏動聽的音樂，令場面熱鬧些。總之，他們用自己認為最難得、最好、最喜歡的東西來做供養品。

前面說過，供養不一定要用物質，合掌表示身恭敬，也是供養，恭敬是心供養，用恭敬心來供養，身口意都恭敬，都是供養，受持、讀誦、解說、書寫是法供養，是最好的供養，其他用「華香、瓔珞、末香、塗香、燒香、繒蓋、幢幡、衣服、伎樂」只不過附帶而說，因為印度風俗喜歡用這些來供養。

舊本是「當知是諸人等」，遠老法師改為「當念是諸人等」，因為只是「知」還不夠，應作如此觀念才對。佛要藥王菩薩作出甚麼觀念呢？佛對藥王菩薩說：應當這樣想，這些做流通工作的人，曾經供養了千萬億佛。因為佛是無量無數，無量劫以來，過去有無量佛，現在十方無量世界也有無量佛。這些人在無量佛所，在佛的面前，凡有佛成道，他們都去親近佛，聽佛說法，依法修行，助佛弘化，教化眾生；「成就大願」，成就了大志願，成就了很多大功德，已經做了很多工作，利益眾生的願力已經成就具足。現在，他為了憐愍眾生，憐愍那些本師釋迦佛曾教化過但退心墮落的菩薩，而「化生人間」，示現來人間，教化這些人。

佛要藥王菩薩，也是要我們作這種觀念。這表示流通《法華經》的困難，因為《法華經》講開權，把以前所說的三乘開除，唯有一乘法，那些三乘人會來反對，不容易流通。如果你不是有大願力的菩薩就很難應付，甚至會灰心、退心。只有大力量的菩薩才能承擔這個責任。那些「成就大願」的菩薩就有力量，有神通力來「化生人間」，又有忍辱力和智慧力，知道眾生的根機，知道用不同的方法來教化不同的人。

佛要我們這樣想：所有受持、讀誦、解說、書寫《法華經》的人，全部都

是大菩薩示現的，全部都是供養過諸佛，善根成熟，具足功德，只是為憐愍眾生，所以來生人間，做流通工作。也即是說，做流通工作的人，就是未曾墮落的菩薩，他們來引導那些退墮的菩薩，令退墮的菩薩恢復一乘。

有些人也許會想：他們既然是成就大願的大菩薩，為愍念眾生而化生人間，為何只做受持、讀誦、解說、書寫這麼少的工作？

其實，這些工作已是不少，因為我們這些眾生五濁重，根機劣，程度淺，菩薩做工作只能應眾生機來做，對劣機的眾生，做這些工作就可以了，菩薩用這種工作來影響我們，引導我們。

或者有人會說：這麼多人受持讀誦《法華經》，難道說這麼多人都是成就大願的大菩薩？未必吧？

但我們作此觀念是不要緊的，即使其中有些人不是大菩薩，也沒有問題，我尊重你，你也尊重我，這樣就容易做流通工作，只有益處，沒有害處，若把別人全都當成壞人才有害處。如果把別人當作菩薩，你恭敬我，我恭敬你，你受我的影響，我也受你的影響，你教導我，我教導你，這就更好了，大家的功德都會增長，對做流通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妙音菩薩品〉和〈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都有講菩薩示現長者、宰官、婦女、童男、童女、天龍八部等各種身份，我不知你是不是示現的，你也不知我是不是示現的。不過，我可以明白地告訴你，我不是示現的，如果我是示現，就會很熱心地工作，但我卻不夠熱心，因為我的獨覺根性太重。

「藥王！若有人問：『何等眾生於未來世當得作佛？』應示是諸人等，於未來世必得作佛。」

佛對藥王菩薩說：「藥王！如果有人問：『哪一類眾生，在將來世一定會成佛呢？』你應當這樣回答：『那些聞《法華經》一偈一句，乃至一念隨喜的人，在將來世一定會成佛。』」

「是諸人等」是指受持、讀誦、解說、書寫《法華經》，做流通工作的人，他們是一乘法師，是宣傳一乘佛法的人，是用一乘法利益眾生的人。這一類人有兩種：一種是「成就大願，愍眾生故，化生人間」的大菩薩；另一種是受大菩薩教化的人。也即是說，有兩種菩薩：一種是資格很深的大菩薩，一種是資格淺的菩薩，他們同樣做流通工作，同樣都會成佛。

有些人不領解佛意，以為「是諸人等」，一定是指那些「成就大願，愍眾生故，化生人間」的大菩薩，才有資格「必得作佛」，我們這些被教化的人，哪有可能於未來世作佛呢？

這樣想就錯了，其實我們體會一下佛意就知道，「是諸人等」，主要是指那些所化的人。那些大菩薩當然是「必得作佛」，無須多講。而那些受化者，得到大菩薩的教化，信受《法華經》之後，就會去做流通工作。這些善男子善女人，種下了一乘的種子，有條件，有因緣，將來就會成佛。佛的意思，是為了獎勵流通。

同時，我們也要知道，我們這個時代，能讀到《法華經》，大家不要以為這很簡單，其實是有宿世因緣。在〈化城喻品〉佛說過，未來世的三乘弟子都是大通智勝佛時代十六沙彌菩薩（也即是我們的本師釋迦佛）教化過的。雖然我們沒有專門學習三乘，但也有向佛的心，有求佛的心，也算是受過第十六沙彌菩薩的教化，只不過我們退心墮落。我們無論墮在何種地方，或墮在人趣，或墮在其他趣，釋迦佛一直都在用種種方式引導我們。所以，這個因緣是從過去十六沙彌菩薩那

裏得來，還有從親近四萬億佛而得來，並非現在偶然而遇到《法華經》。我們試想想，千千萬萬人當中，有多少人能遇到《法華經》？遇到《法華經》的人，又有多少人能正解《法華經》？因此，這不是小因緣，這個因緣很深遠、很長遠，並非很淺近，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

現在我們遇到有菩薩來教化，遇到流通《法華經》的人來教化，我們做讀誦、受持的工作，不是今天才開始，而是有相續性，接續以前退心而停止了的工作。就如一項工程遇到障礙，突然停頓下來，後來再繼續施工，樓房就能建成。我們現在受持《法華經》並不是開始，而是相續。

我們還要知道，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那些「成就大願，愍眾生故，化生人間」的大菩薩，也同佛一樣，都是為令眾生恢復一乘菩薩的願力，恢復一乘菩薩的志願，繼續他們的工作，所以就示現來這個世界，引導他們，首先消除他們的五濁障，令他們的善根成熟，就告訴他們：你們本來是一乘菩薩，要恢復一乘菩提心，以前所講的三乘都是方便的。

佛志在有機會說這些話，志在有機會開權顯實。那些大菩薩是助佛揚化，宗旨和目的都和釋迦佛一樣，沒有半點不同。所以，大菩薩也是志在我們接駁以前的因緣，令我們將來必定成佛，所以才來化生人間。我們若能接受佛菩薩的教化，能恢復一乘志願，當然是「於未來世必得作佛」。這點道理我們要知道，不要把佛所講的這些好處推給「成就大願」的大菩薩，以為我們沒有這份好處，這就辜負了佛的好意。

「何以故？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法華經乃至一句，受持、讀誦、解說、書寫，種種供養經卷，華香、瓔珞、末香、塗香、燒香、繒蓋、幢幡、衣服、伎樂，合掌恭

敬，是人甚為希有，一切世間所應瞻奉，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當念此人是大菩薩，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哀愍眾生，願生此間，廣演分別妙法華經，何況盡能受持種種供養者。藥王！當念是人，願捨清淨業報，於我滅度後，愍眾生故，生於惡世，廣演此經。」

這一段是解釋「是諸人等，於未來世必得作佛」這一句，所以用「何以故」來再解釋一下，講明理由。

「善男子善女人」，即一般普通人，以為自己是凡夫，其實他們早已有善根。他們遇到《法華經》，遇到有人教化，於是就瞭解信受，不用很多，即使是一句一偈也好，能有信受心接受它，然後持之以恆，執持不捨，經常讀誦，一方面是為了自己溫習，一方面思維，把經義融會貫通，用來做自己鏡子，照看自己有沒有按佛法來做。我們要以佛所說的法來做自己實行的途徑，做自己修行的門徑。

我們要知道讀經的意思，有人以為在佛前讀經是讀給佛聽。其實，我們讀經不是讀給佛聽，經典是佛所說，何須要我們讀給佛聽？我們讀經或默念，只是為了讀熟一些，讓自己溫習思維經義，或者是讀給人聽，天龍八部眾也可以聽。有善根的人聽了覺得很好，很有道理，他就會很開心，他就會想：他這樣勤奮讀誦，一定有好處，我也要拿來讀一下。這樣就能利他，對人或對天龍八部眾都有些影響，能令人發心讀經。

「解說、書寫」也是做流通的工作，前面說過，不一定要在講壇上講述才是一乘法師，只要你能受持、讀誦、解說、書寫、隨喜等，你有流通的意思，有影響他人的意思，能尊敬法，以法為師，你就是一乘法師，就是流通工作者。

或者用「種種供養經卷」，因為敬法如敬佛，法所在之處，即是佛所在之處，

所以他們要用種種供養來供養經卷。這裏所講的供養，是用印度普通人的習慣，認為這些是最好的，花是最美麗的，香可以清潔空氣，瓔珞是裝飾品，人人都喜歡花，喜歡香，喜歡瓔珞，所以用「華香、瓔珞」來供養。

有些人燒香，隨便燒一些沒有香氣又多煙的香，這是沒有意思的，點有香氣的香，是為了令空氣清新，不混濁。有些人很糊塗，知道鬼神需要香，就以為香也是佛菩薩的食糧，這是毀謗佛，有罪過了。佛怎會受用世間的東西呢？不過是人們沒有好東西供養佛菩薩，就找些事去做，自己的心認為這些香是好東西，就用來供養佛菩薩，其實是自己欺騙自己，佛菩薩是不需受用世間這些東西，如果你以為佛菩薩一定受用這些東西就錯了。

「繒蓋、幢旛、衣服、伎樂」這些都是世間人認為好的東西，人們認為那樣好就用那樣東西去供養，其實最重要的是法供養。我們去瞭解，去宣傳，這就是法供養，「合掌恭敬」也是供養。

這樣流通經典，「是人甚為希有」，這樣恭敬法的人非常難得，非常稀有，應當為「一切世間所應瞻奉」。「瞻」是瞻仰，「奉」是承事。他若能恭敬到極點，能做流通《法華經》的工作，就是一乘菩薩，所以我們應當瞻仰他、承事他。那些「成就大願」的大菩薩來做流通《法華經》的工作，也應當受到我們的尊重。那些大菩薩是被尊重者，是所尊重者，而這些善男子善女人，是能尊重者，是受化者，他們學菩薩那樣，做流通的工作，也受持、讀誦、解說、書寫，作種種供養，所以，這些善男子善女人，也應該受到別人的尊重。大家都專門做流通《法華經》的工作，互相尊敬，這是敬法，人與法有關係，因為敬法所以敬人。

我們還要「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把這些流通《法華經》的一乘法師當作佛來供養，像供養佛那樣供養一乘法師。人們平時用花、用香、用齋菜來供養

佛，這不算供養，這只是自我安慰，只是做些形式，只是供養佛像。我們這些劣根性的人，沒有一個對像，就好像很空泛，不知如何是好，總要供奉佛像，以為拜佛像就是拜佛。這樣拜佛雖然有些副作用，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好處，對一些根鈍的人來講，也有一些好處。所以，我們不能講完全不需供養佛像，而是要看情形來講。

這裏講的是供養佛，不是供養佛像。如果你不認識佛的意思，不知佛的宗旨，不知法的道理，無論你怎樣拜、怎樣供奉，都是供養不了佛。只有明白道理，尊敬佛的功德，知道佛的意趣，依著佛的意趣去做，這樣才謂之法供養，才是真正的供佛。

我們還應該作此觀念，應該這樣想：「當念此人是大菩薩。」這個流通《法華經》的人就是大菩薩。這個大菩薩行菩薩道，宣傳佛法，流通經典，這就是成佛之因，將來必定成佛。他的志願是一乘佛道，以一乘菩薩行為因，將來成一乘佛為果。他既然有一乘因，將來就是一乘佛，就是未來佛。所以，我們「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是沒有錯的，供養他，即是供養未來佛。釋迦佛是現在佛，迦葉佛等是過去佛，彌勒佛是未來佛，做流通工作的人，也是未來佛。

有的人覺得：做流通工作的人，都是菩薩，都是法師，都是未來佛，這好像是很誇張，那麼小的因，得這麼大的果，真是難信難解。

以前遠老法師說過一個譬喻：「螞蟥叮著螺絲腿，你上天時我上天。」螞蟥指田裏的一種蟲，螺絲腿是白鶴的腳，白鶴站在田裏找東西吃，螞蟥爬上去纏繞著它的腳，一橫一橫的好像螺絲。白鶴飛上天的時候，帶著螞蟥一起飛上天。螞蟥本來不會飛，但它藉著白鶴的力量而飛上天，這是借力。

這個譬喻說明，我們本來沒有那麼大的功德，但憑著《法華經》的力量，

憑著一乘的尊貴，憑著一乘佛不可思議的功德，所以就能得到大利益。我們的功德雖然不夠大，但也不可以少善根因緣而得聞《法華經》。我們既然得聞《法華經》，又去做流通工作，功德已經是不可思議，再藉著三寶的力量、佛菩薩的力量、《法華經》的力量，所以就有大功德，這不算希奇，也可以講得通。

因此，受持《法華經》、流通《法華經》的人將來必定「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是得到無上正等正覺，得到最圓滿佛果功德。這個人是「哀愍眾生，願生此間」。「此間」是五濁惡世，是娑婆世界。他或者是菩薩示現，所謂「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或生天上、或生鬼道也說不定，以我們人類來講，「此間」是人間。他「哀愍」我們這些退心墮落的菩薩，就生來人間教化我們。那些「成就大願」的菩薩是非墮落菩薩，我們這些退了心，墮落六道的凡夫，是退心墮落的菩薩，沒有墮落的菩薩引導退墮的菩薩，就為他們「廣演分別妙法華經」，他們用種種方式、種種言辭去分析，令大家瞭解佛的宗旨，就是「廣演分別」。

「何況盡能受持種種供養者」，你只是做一種工作，也值得一切世間之所尊重，也即是受持、讀誦、解說、書寫，種種供養，隨便做其中的一種工作，甚至只受持《法華經》的一句一偈，一念隨喜，都應為世間所尊重，都得到這樣大的功德，「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何況你能全部受持、讀誦、解說、書寫，作種種供養，做很多工作呢？「況」是比況和比較，以多況少，以勝況劣。

其實，不一定要做很多，或讀很多，最重要的是你所做的是屬於一乘菩薩的工作，隨便做多做少，只要你有認識，功德都不可思議。其他三乘經，最重要的是理解，《法華經》最重要的是信願，因為一乘的因果，「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要生到一乘淨土，親見本師釋迦牟尼佛才能聽到，才能明白，現在只是

給你一個一乘的消息，告訴你：「你本來是一乘菩薩，你將來要成佛，只有一乘佛才究竟圓滿，三乘都是佛所施設的方便。」所以，《法華經》只是要我們培養這個信願，不是在訓練智慧的理解。《大般若經》是訓練智慧，三乘的四諦、十二因緣法也是鍛煉智慧，但佛說《法華經》的時候，佛所教化的弟子，經過修四諦、十二因緣乃至六波羅蜜多，他們已經是智慧成就了，但他們不知自己是一乘菩薩，所以佛要開權顯實，告訴他們，唯有成佛才究竟圓滿，其他三乘權教，雖然有果可證，也是佛的方便施設，要他們深信一乘，發心「盡行諸佛無量道法」，要他們勇猛精進，將來要成佛。這是《法華經》的宗旨，這些道理，有些人覺得很難信難解，但我們只要信佛所說，就可以恢復一乘菩薩道。

佛還教我們作此觀念：「當念是人，願捨清淨業報，於我滅後，愍眾生故，生於惡世，廣演此經。」

這一類做流通工作的人，有很大的清淨功德，本來可以生在佛的淨土中，這是清淨的業報。我們在這個娑婆世界，受種種苦，這是煩惱業報，是污穢業報，是惡濁業報。而那些大菩薩發願捨棄清淨業報，示現來到人間，甚至有些菩薩示現成普通人，別人根本看不出。不過，他有一種力量，能影響別人，引導別人。他捨棄清淨業報，也可以說是為一乘而犧牲。這些大菩薩在我釋迦佛滅度之後，為了憐憫眾生，為了令退心的菩薩恢復一乘道，所以，就生於五濁惡世，流通《法華經》。我們這個世間，充滿煩惱，充滿種種不清淨和不如意的事，所以叫「惡世」。

這些大菩薩來到這個世間，引導那些退心的菩薩回復一乘的本位，令他們繼續前進，所以，大菩薩寧願犧牲自己在淨土的享受，自願來到這個苦難的世間。因為他是自己發心而來，所以，他在苦難的世間也不會覺得痛苦。

「若善男子善女人，我滅度後，能竊為一人說法華經乃至一句，當念是人，則如來使，如來所遣，行如來事，何況於大眾中廣為人說。」

這一段繼續說流通的利益。無論他是甚麼乘，只要他發菩提心，有心向佛，有心求進步，他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在佛滅度之後，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有機會聽到《法華經》，知道自己將來會成佛，生起歡喜心，覺得自己領解了，得到好處，也應當對其他人講解《法華經》。但對別人講的時候，要觀機，有些人不合機緣，如果你在大庭廣眾講，那些不信的人就會毀謗和反對，這反而令他造罪過。如果你看見某人很純善、很柔和，就可以偷偷地對他講，或是在他耳邊小聲講，或是在一邊單獨對他說。「竊」是私下說，偷偷地對某一人說，不是在大庭廣眾說，說的時候，不一定要講很多，即使講一句也有效果。

佛要我們把這個善男子善女人，想像是如來的使者，是如來所派遣，「使」和「遣」是一樣的。這個人所做的都是作佛事。「行」即是做，「行如來事」即是做佛事，為他人說一句《法華經》就是做佛事。佛只說這樣做是佛事，沒有說其他的是佛事，如果不是宣傳佛法，不是按佛的意旨來對他人說，所說的不合佛意，則不是「行如來事」。

私下為人說一句《法華經》尚且是行如來事，「何況於大眾中廣為人說」，何況能在大眾之中詳細為人解說，這就更加好，更加是「行如來事」，更加是作大佛事。

佛為何要派遣菩薩來講呢？佛自己講豈不更好？這是因為佛示現是要做很多工作，連菩薩的因行，從頭到尾都要示現，並非很簡單。佛為了急於應機，就派遣那些成就大願的菩薩應眾生機，有時菩薩與這些眾生有緣，所以就派遣這些

菩薩來教化眾生。雖然他所示現的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有時普普通通的人更加能影響他人，所謂良師不如益友，良師當然是很好，但有時益友更加好，更加親切，更加有利益，更加有好處。我們有機會見佛當然是好，見到菩薩也非常好，或者菩薩的示現，所用的方法，更加適合引導我們，所以，菩薩就示現來教化我們。

這段經文表示，一乘法非常可貴，要弘揚非常困難，不是很容易的事。菩薩能弘揚一乘法，一定是如來的使者。菩薩之所以出現世間，用意與佛是一樣的，都是為一大事因緣而出現於世。

「藥王！若有惡人以不善心，於一劫中現於佛前，常毀罵佛，其罪尚輕。若人以一惡言，毀訾在家、出家讀誦法華經者，其罪甚重。若讚佛一劫，不如讚法師一句功德多。」

這裏用比較的方式來說明。「若有惡人」，這個惡人是罵佛的惡人，算是比較惡，佛也敢罵，他當然不會是佛教徒，佛教徒是不會罵佛。無論是三乘或一乘的佛教徒，有一念向佛的心，都不會罵佛，一定是不信佛的人才會罵佛。

「不善」即是惡，「不善心」是瞋恨心、妒忌心，就如有些婆羅門，很妒忌釋迦佛，指著釋迦佛來罵，甚至用種種方法陷害釋迦佛。由於他們的身口意都不善，不知善惡，不信因果，所以才會做謗佛毀法的事。其實他們罵佛毀佛，對於佛來說，都沒有關係，並不能傷害佛，無論他們怎樣罵佛，怎樣害佛，佛也無動於衷。佛示現的肉體，是教化眾生的工具，他們毀不了佛，罵不到佛。不過，這些毀罵佛的人當然是有罪過，就算是罵一句也有罪。

這裏說「於一劫中現於佛前，常毀罵佛。」劫的計算有多種，一般說：假

定由八萬四千歲，平均一百年減一歲，減到十歲，又再由十歲，平均一百年加一歲，加到八萬四千歲，一增一減，叫一個小劫。二十個小劫是一個中劫，四個中劫是一個大劫。所以，一劫的時間很長很長，這個惡人還要在佛前，常常不停地罵佛。其實這只是假設，世間上哪有這麼長壽的人，哪有這麼好氣魄的人。

佛有大功德，罵佛一句也有很重的罪過，何況罵佛一劫那麼長的時間呢？可見這個惡人的罪是很重，但這裏經文說「其罪尚輕」，說這惡人的罪尚且很輕，不算重。怎樣才算重呢？如果有人用一惡言，毀罵讀誦《法華經》的在家或出家的人，他的罪就很重。

這個人不喜歡一乘法，聽見別人讀《法華經》，他就生起瞋恨心，毀罵讀經人。他用惡毒的語言，用惡心發出惡言，即使不是罵很多，只罵一句半句，或一個音聲，一個字眼，一個詞語，都算是「一惡言」。「毀訾」是用惡言毀謗讀經人，破壞讀經人。毀訾讀《法華經》的人，即使是罵一句，他的罪比罵佛一劫的罪更大。因為他毀訾讀《法華經》的人，就是毀謗一乘法師，也等於毀謗一乘法。他由於不信《法華經》的緣故，所以，連讀《法華經》的人也憎恨。不是因為別人有過失，不是因為別人對不起他，而是因為別人弘揚《法華經》，所以，他要毀謗讀經人。

這個毀謗讀《法華經》的人與前面的惡人不同，前面罵佛的惡人不是佛教徒，而這個罵讀經的人，是佛教徒，他只是不信《法華經》，或者是信三乘。如今的中國佛教徒不會說：「我是修聲聞乘，我是修緣覺乘，我是修六波羅蜜多。」中國大多數佛教徒，都只是吃素拜佛，唱唱念念，不知是甚麼乘。總之，無論他是不是三乘人，當他聽到三乘是方便不圓滿，《法華經》才究竟圓滿，他就會毀謗，他們毀謗一乘法師之目的，是在於毀謗《法華經》，是為法而罵人，所以，

他們的罪過就很大。但我們也不要自以為讀一下《法華經》就很了不起，不可以被人罵。這一點我們要認識清楚。

有人認為：佛的功德那麼大，而你們讀《法華經》的人只是普通人，又怎會罵佛一劫的罪輕，罵一乘法師一句的罪重於罵佛一劫呢？這個道理，普通人是很難明白，其實它的理由是在於法，不是在於人。

有古德這樣解釋：佛大慈大悲，有大忍辱力，無論你怎樣罵佛，甚至打佛，佛也無動於衷，只是等於罵虛空，打虛空，沒有關係，這對於佛來講，一點影響也沒有。所以，你罵佛反而不要緊。但法師是人，他的忍辱力不夠大，聽見你罵人，他的心就很難過，就會退心不想弘法，怕被人罵。古人說：「寧動千缸水，莫動道人心。」動一千缸的水也沒有關係，但動了修道人的心，傷害了法師，令他退心，就有很大的罪過。這種解釋似是而非，好像解得通，但其實我們按照佛所說的意思，體會佛的意思，體會經文的意思，就知道這種講法不對。

經中的意旨顯示出一乘法非常重要、非常尊貴，因為它的價值最高，超過權教的三乘法。所以，為了尊重法，我們要尊重人。前面講的「常毀罵佛」，不是毀罵一乘佛，是毀罵權教佛，毀罵權教佛一劫的罪過小於毀罵一乘法師一句的罪過，毀罵一乘法師等於毀罵一乘法，會「破法墮惡道」。

我們還可以用一個譬喻來說明《法華經》的尊貴，例如你打碎一件很粗的東西，打碎瓦花盆，損失不大，不會覺得很可惜；但打碎一件無價寶，打碎玉花盆，損失就很大，就會覺得很可惜。權教和實教的距離很大，所以，你罵權教佛一劫的罪尚輕，罵一乘法師一句的罪更重，這表示佛非常尊重一乘法。如果我們依人去解釋，或不分開權實來解釋，這個道理就解不通。

若有人於一劫中讚佛，「不如讚法師一句功德多。」按照上文來講，也即是

在佛前常讚歎佛，其功德尚少，如果你讚歎一乘法師一句，功德就甚多。這也要用權實來比較，權教佛的功德與一乘佛的功德是相差很遠，所以，就算你讚權教佛一劫的功德，比不上讚流通一乘法的法師一句的功德多。

這個讚一乘法師的人，一定要認識《法華經》的尊貴，認識《法華經》的好處，認識到釋迦佛的意旨是為一大事因緣而出現於世，認識到這個法師確實是做流通《法華經》的工作，值得尊敬，這才是讚一乘法師的功德，否則的話，隨便空泛地說幾句是讚不到一乘法師，更讚不到一乘法。如果覺得那個人待人接物非常好而讚歎他，與一乘法無關，這也不是讚一乘法師。所以，毀和讚，都是要把一乘連起來講，離開一乘法來講，價值就不同了。你若能認識《法華經》，這是一種功德，若能讚一乘法，讚一乘法師，這也是一乘功德。

讀《法華經》的人，一定要對權教實教的界限認識清楚。你無論做那種人，都要有那種人的觀念，有那種人的認識，如做三乘人，就要有三乘人的認識，做聲聞人，就要有聲聞人的認識，即使是世間普通人，教育界的人要有教育界的認識，醫學界要有醫學界的認識。我們做一乘人要有一乘人的認識，我們流通《法華經》，讚一乘法師，要有《法華經》的認識，這才是讚法讚一乘法師。這一點我們要搞清楚，否則就會以為經文有矛盾，道理不通，哪有讚佛一劫都不及讚法師一句功德多的道理？以為佛講錯。這樣的話，毀了法，作了罪，自己也不知道。

這段經文屬於讚法流通，先講法師的功德來幫助流通，獎勵流通，說明一乘法師可讚不可毀。

「藥王，其有讀誦法華經者，當念是人，以佛莊嚴而自莊嚴，則為如來肩所荷擔，其所至方，應隨向禮，一心合掌，恭敬供養，尊重讚歎，華香、瓔珞、末香、塗香、

燒香、繒蓋、幢幡、衣服、肴饌，作諸伎樂，人中上供而供養之。若諸天人應持天寶而以散之，天上寶聚應以奉獻。所以者何？是人歡喜說法，須臾聞之，即得究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

佛在這裏繼續對藥王菩薩說，其實是對我們這些後世眾生說：凡有讀誦《法華經》的人，你就應該想像這個人，是「以佛莊嚴而自莊嚴」。佛的莊嚴是最高的莊嚴、最上的莊嚴、最圓滿的莊嚴，也即是以佛的功德來莊嚴，因為做流通工作的人，即是行菩薩道，做成佛的因，就是佛功德。他們既然以佛功德來莊嚴自己，同時也就受到諸佛之所愛護，所以，「則為如來肩所荷擔」，佛愛護這些流通《法華經》的人，愛護到用肩膀來擔著他，就如做父親的讓兒女騎在自己的肩上。這表示你若能體會佛意來做佛所期望的工作，佛就會愛護你，佛因為愛護法所以愛護人，這也不離開法。

佛還教我們：「其所至方，應隨向禮。」那個一乘法師，那個受持、讀誦、解說、書寫《法華經》的人，去到那裏，你就應當向那個方向禮拜他，他去到南方，你就向南方禮拜他；他去北方，你就向北方禮拜他；總之是隨著方向禮拜他。這表示敬法，不是恭敬人，不過，那個人去弘法，就因法敬人。

我們還要「一心合掌」，表示恭敬到極點，誠心誠意合掌當胸，表示三業恭敬。恭敬就是供養，不一定要用甚麼東西才叫供養。還要「尊重讚歎」，由於深深尊重，就表現於口，所謂誠於中形於外，自然流露出來，口說出讚歎的話語。這是三業恭敬，口讚歎是口業恭敬，一心合掌當胸表示專一，是心恭敬，也即是意業恭敬，禮拜是身恭敬。還要用種種供養，用他們習慣的供養品，用「華香、瓔珞、末香、塗香、燒香、繒蓋、幢幡、衣服、肴饌，作諸伎樂」，用這些他們

認為最好、最上的供養品來供養一乘法師。因為示現做人，所以就用人類之中最上等的東西來供養。我們凡是送禮，也是把自己認為最好的東西拿去送給別人。供養法師，恭敬法師，當然是用自己認為最好、最上等的東西，不會拿一些不好的、自己用不著的拿去供養，如果是恭敬到極點，就會用自己心所喜歡的東西來供養。

佛不但教人怎樣去恭敬一乘法師，還教天人怎樣去供養一乘法師：「若諸天人，應持天寶而以散之。」如果天人看到流通《法華經》的法師，就應該把天上的寶物散下來。天上寶物勝於人間的寶物，如天女散花那樣散下來，表示供養。「天上寶聚應以奉獻」，天上的寶物堆在一起就是「寶聚」，天上的寶聚應該奉獻給一乘法師，表示天人的敬心。

「所以者何？」是甚麼理由呢？為何要教你們和天人這樣供養恭敬呢？因為「是人歡喜說法，須與聞之，即得究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因為這個流通《法華經》的人，他也是為了愛法、敬法，也是為了眾生恢復一乘菩薩道，所以他是自動以歡喜心來流通《法華經》。你遇到這麼好的機會，聽到他講《法華經》，就算是聽一會兒，將來也能得到無上正等正覺，將來也會成佛。所以，我們應當供養一乘法師。

這段文教我們供養一乘法寶，供養一乘僧寶，供養一乘佛寶，也即是供養一乘三寶，法在即佛在，僧在即佛在，這是屬於獎勵流通。

以下是重頌，偈頌裏重複長行的意思叫重頌，不按照長行次序的叫超頌，長行沒有的叫補頌，或叫孤起頌。

「若欲住佛道，成就自然智，常當勤供養，受持法華者。」

這「佛道」是講一乘佛道，有因有果，從因至果，修一乘菩薩的因行。所謂「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盡行諸佛無量道法」，這些就是一乘菩薩的因行；諸佛無量智慧、無量知見、無量三昧、無量無礙、無量力、無量無所畏，這些是一乘佛果功德，這「佛道」包括從因至果的功德。「住佛道」是安住於一乘的佛道，想行一乘菩薩道，想成佛。「欲」是志願，你志願修一乘菩薩道，就叫「住佛道」。

既然安住一乘菩薩道來希求成佛，即是希望求自然智。「自然智」是佛果的功德、佛果的智慧。我們平常人以為無緣無故而得來的，就是自然。其實，這裏說的「自然智」不是無緣無故而得來，要盡行諸佛無量道法才得到，當成就的時候，就是自然的。如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然後功行圓滿成熟時，就「自然成佛道」，這自然是講水到渠成，如船到橋頭自然直，是果熟蒂落的那種自然，是經過一番因緣而得來，不是無緣無故而得來。功德圓滿就自然成佛，經過無量劫的行菩薩道，功行圓滿，就得到這種自然智，也即是下面所講的一切種智，也是一乘佛的後得智，又叫無師智，其他知識可由人教導而得，但這種無師智是沒有人教而得到的。

如果我們想成佛，就「常當勤供養，受持法華者」，就應當常常供養受持《法華經》的人，因為他有流通功德。大家常常講供養佛、供養法、供養僧、供養三寶，但這裏偏重於叫我們供養受持《法華經》的人，所以是獎勵流通。這裏說的受持，包括了讀誦、解說、書寫等種種工作，因為偈頌被字數所限，所以只講了受持。我們應當常常供養做種種流通《法華經》工作的一乘法師。

「其有欲疾得，一切種智慧，當受持是經，並供養持者。」

「疾」是快速。其實成佛不可能快速，不像現在有的學校辦的速成班，而是要「盡行諸佛無量道法」，權教佛也要經三大阿僧祇劫行菩薩道，實教佛更要經無量無邊阿僧祇劫行菩薩道才能成佛，怎可能快速成佛呢？密宗所講即身成佛，其實是沒有這個理由。只不過，你摸到門路，走上正路，不走彎路，就等於快了，就如下面經文所說，挖井時挖到濕泥土，就很快有水了，但在乾燥高原上打井，就距離水源很遠。我們受持《法華經》，向著一乘佛道前行，就不會走歪路，如果與正道背道而馳，就會越走越遠。

你若想快些成佛，快些得一切種智慧，就應當受持《法華經》，並且供養受持《法華經》的人。

成佛才能得一切種智，一切法的種類，包羅萬象，千差萬別，全部都能透徹通達，都能一一明瞭，都能清清楚楚，就叫一切種智。一切智是總的智慧，通達一切法空就是一切智。知道眾生的種種根性，知道用甚麼方法去教化眾生，這叫道種智。

「若有能受持，妙法華經者，當念佛所使，愍念諸眾生。」

這是超頌，內容與長行一樣，只是次序不同，長行遲講，這裏先講。如果有受持、讀誦、解說、書寫《法華經》的人，你就要想像他是佛所派遣，是佛的使者，但他又是自動發心流通《法華經》，因為他「愍念諸眾生」，是自願的，不是佛強迫他來，是他自動憐憫眾生的苦惱，憐憫那些退心的菩薩，所以他來教化眾生。

「諸有能受持，妙法華經者，捨於清淨土，愍眾故生此。」

凡是有受持、讀誦《法華經》的人，你就要這樣想像他是捨棄清淨國土，離開佛土，或者是隱去他清淨莊嚴身，來到這個惡世，愍念苦難的眾生。

「當念如是人，自在所欲生，能於此惡世，廣說無上法。」

我們應當想像這個人，是「自在所欲生」。「自在」者，不是指我們這些業報的眾生，我們這些業報的眾生是煩惱業所驅使，是業報所感而來，我們這個身體，受種種痛苦，不是自己自願的，也不是清淨業報，所以不能自在。那些大菩薩，他們是自願的，自願捨清淨樂土，為愍眾生而來，是乘願而來，因願力而來，所以是「自在所欲生」。「欲」即表示他們是自願，不是佛勉強他們，也不是業報所感，他們為度眾生而來，為令退心菩薩恢復一乘道而來，生到這個惡世，能在惡劣的世界「廣說無上法」，也即是廣說《法華經》。

「應以天華香，及天寶衣服，天上妙寶聚，供養說法者。」

我們既然把流通《法華經》的人想像為佛的使者，想像他是乘願而來，我們就應當恭敬供養他。天人應當用香華和天華，或者用天寶衣服，用天上最好、最妙的寶聚來供養說法的人。天衣很輕、很華麗，所謂天衣無縫，用來供養說法者是最好不過。

「吾滅後惡世，能持是經者，當合掌禮敬，如供養世尊。」

我釋迦佛滅度後的五濁惡世中，世間越來越惡劣，眾生的業障越來越重，現在的犯罪率越來越高，可知現在這世間是「惡世」。在這五濁惡世能受持《法華經》、流通《法華經》的人，我們應當向他「合掌禮敬」，表示我們的殷重心。

合掌表示恭敬殷重，所以，佛教的禮法不是世間的握手禮，而是合掌當胸。佛教最恭敬的禮是頂禮，合掌已經是一種禮敬，心敬已經是禮。

佛教導我們：要恭敬那些流通《法華經》的人，我們要像供養佛那樣，供養一乘法師。「世尊」是佛，佛為一切世間、出世間之最尊。你像供養究竟圓滿的佛那樣，供養一乘法師，你就會有大福德、有大功德。得福多少，在於你作的觀念，你的觀念認為，他流通《法華經》，是一乘法師，你是因尊重一乘法而供養他，你得到的福德就多。

「上饌眾甘美，及種種衣服，供養是佛子，冀得須臾聞。」

佛還教我們用上等的飲食，各種甘美的食品，以及用種種好的衣服供養那些佛子，供養那些菩薩。「饌」是肴饌，是飲食。總之你認為那樣好，就用那樣供養佛子。為甚麼要供養呢？是為了敬法、愛法、求法。「冀」是希冀、希望。作種種的物質供養，其實是以法為重，供養也是為了法，不是為了人，不是為了其他目的，目的只在乎聞法，在乎領解此法。「須臾」是一會兒，很短的時間，即使是聽到一會兒，聽到一句也是好的。聽法的功德、聽法的價值是最高的。

「若能於後世，受持是經者，我遣在人中，行於如來事。」

如果在後世，在佛滅後的時代，有受持、讀誦、解說《法華經》的人，你們應當想像這個人，是我釋迦如來派遣他在人中作佛事。

「若於一劫中，常懷不善心，作色而罵佛，獲無量重罪。」

假定在一劫這麼長的時間裏，心裏常懷著惡意，怒形於色毀謗佛。「不善心」

是惡意，是不好的心態。「作色」是因瞋恨而板起臉，瞪著眼，臉色非常難看。  
佛有大功德，他罵佛當然會得無量的重罪。

「其有讀誦持，是法華經者，須與加惡言，其罪復過彼。」

如果有人讀誦、受持這部《法華經》，其他人用很短的時間，用一、兩句惡毒的語言罵這個受持者，他的罪過還大於罵佛一劫的罪過。

「有人求佛道，而於一劫中，合掌在我前，以無量偈讚，  
由是讚佛故，得無量功德。歎美持經者，其福復過彼。」

有人為了求佛道（這個佛道是權教佛道），在一劫那麼長的時間裏，在我釋迦佛前，一心合掌，非常恭敬，用無數的偈語，或無數的詩詞歌賦，用種種好文句來讚歎佛。他由於這樣讚佛，所以就得到無量的功德。即使是讚權教佛，也有很大功德，因為權教佛也要經三大阿僧祇劫才能修成，也是很難得，功德也是不可思議。但這裏說，讚歎那些受持、讀誦、解說、書寫《法華經》的人，讚歎一乘法師，他所得的功德，還超過讚佛一劫。因為這《法華經》才是真實的佛道，他流通《法華經》，令一乘法流傳世間，令退心菩薩恢復一乘菩薩道，所以他得福就多。

「於八十億劫，以最妙色聲，及與香味觸，供養持經者。

如是供養已，若得須臾聞，則應自欣慶，我今獲大利。」

這是孤起頌，是補頌，長行沒有這些內容。假設有一個人，在八十億劫這麼長的時間裏，用最妙的色、用最妙的音樂、最妙的香、最好的味道、最好的食

品、最妙的觸（觸是身所接觸的東西，有軟硬等感覺，例如：鞋、衣服、臥具等是屬於觸），也即是說，有人在八十億劫這麼長的時間用最好的色聲香味觸五塵的物質來供養持經者。這樣供養完之後，他就積集了很多供養的功德。以這些供養的功德，結果是即使聽到一會兒《法華經》，也能恢復一乘菩薩道，這樣就應該為自己欣慶，為自己慶幸，為自己高興，就如〈五百弟子受記品〉那個貧窮的人得到寶珠一樣，值得高興。他本來不窮，親友把很珍貴的如意寶珠綁在他的衣服裏，但他不知道，一直「為求衣食故，勤力求索，甚大艱難」，令自己很辛苦、很狼狽。親友遇到他，就怪責他愚癡，然後叫他把寶珠拿出來受用，「禮拜便可如意」。我們也是一樣，遇到《法華經》，知道自己本來是一乘菩薩，恢復了一乘菩薩道，當然是應該「自欣慶」，因為「我今獲大利」，獲得大利益，得到好的大果報，將來就會成佛。

八十億劫種種的供養，這是物質供養。講解《法華經》是法供養，我們能夠聽到《法華經》，也是法供養。用很多物質的供養，功德都比不上作一會兒的法供養。不過，一般人只講求物質供養，只知物質供養的可貴，總不講求法供養，不知法供養的可貴。其實，只聽一會兒《法華經》的利益，還大於在八十億劫用種種物質供養，由此可見，法供養和物質供養相差很遠，可惜世人顛倒，只知金銀財寶，不知法之可貴，多麼可憐啊！所以，大菩薩要來哀愍眾生。

「藥王今告汝，我所說諸經，而於眾經中，法華最第一。」

佛前面所說的，都是讚法讚人，因法所以尊重其人，因其人所以得聞法，所以就要做種種的供養，種種的尊敬。佛在這裏叫藥王菩薩，以藥王菩薩做代表，其實是要我們未來世的人應當知道，我釋迦佛過去講了很多經典，而在眾多的經

典之中，以《法華經》為最第一。

如果以釋迦佛這一次的示現來講，佛四十九年所講的種種因緣、種種譬喻，所施設的三乘法，都屬於方便，只有最後所說的《法華經》才是真實。這裏所說的「最第一」不是第一次說，而是價值最第一。這是總讚歎，也即是說，佛說的所有經典之中，以《法華經》為根本，以《法華經》為依歸，以《法華經》為最殊勝和最尊貴。因為開權顯實的《法華經》，能令弟子恢復一乘菩薩道，令弟子重做一乘人。

由於此經的殊勝，若恭敬此經，人的福德殊勝，智慧也殊勝。所以，「法華最第一」，超勝權教無量無數倍。

「爾時佛復告藥王菩薩摩訶薩：『我所說經典，無量千萬億，已說今說當說，而於其中，此法華經最為難信難解。』」

這段也是讚法，也講了佛的吩咐，流通此經要具足甚麼條件。佛再告訴藥王菩薩：我釋迦佛所說的經典，有無量千萬億那麼多。這些經典不是以一本一本來計算，因為佛所說的法門有無量無邊。「經典」者，是指佛所說的法門，佛用種種因緣、種種譬喻、種種言辭，宣說無量法門。佛所說的法，有些是過去已經說了，有些是現在說的，有些是當說的。佛過去已說的聲聞法、緣覺法、權教大乘法，都屬於三乘法。佛現在所說的是開權顯實的《法華經》，「當說」是將來在一乘淨土所說的一乘因果經，而在佛所說的眾多經典中，這開權顯實的《法華經》最為難信難解。因為，已說的三乘法，大家都信解了，將來在一乘淨土說一乘因果經的時候，大家的善根已經成熟，程度高了，就不會難信難解，單單只有這開權顯實的《法華經》最為難信難解。

舍利弗稱為智慧第一，他也一直不肯信受，一直都有很多疑惑，甚至懷疑佛是魔，舍利弗尚且難信，可見這部經是多麼難信難解。所以，〈譬喻品〉說：「汝舍利弗，尚於此經，以信得解，況餘聲聞；其餘聲聞，信佛語故。」舍利弗這麼大智慧，都是以信得解，隨順佛語，隨順此經，是因信佛語，所以得解，其實不是瞭解事，不是瞭解理，是瞭解佛的意思，是志在令我們信一乘，志在令我們恢復一乘道，信佛是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信我們本來是大通智勝佛時代十六沙彌，也即是我們本師的弟子，信佛為我們授記，信我們將來會成佛。是這樣信佛語，不是信甚麼事實，不是信甚麼道理，那些道理，要等到生到一乘淨土，見到一乘佛，才有機會聽到，才能信一乘因果。

在〈方便品〉中，佛說了很多話，反反復復都是在解釋舍利弗的疑惑，因為的確是很難信。佛說我們是大通智勝佛時代的一乘弟子，又說佛但為教化菩薩，「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諸有所作，常為一事」，這些話都是我們聽所未聽，多麼難信難解！那五千退席的人，就是聽到佛歎二智，聽到佛說「隨宜說法，意趣難解，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一切三乘人都不能瞭解，他們已經覺得很難信。佛以前所說的，我們都能依著來修行，並且證了果，為何說我們不能知、沒有智慧瞭解呢？還說佛講三乘另有甚麼意趣。所以，五千人就覺得難信難解而退席。沒有退席的三乘人，也覺得很難信解，以前他們依著佛所說的三乘法來修行，得到利益，現在佛卻說三乘是方便施設，不真實，這確是很難相信。我們後世的人，一點成績都沒有，佛卻為我們授記，還說只要聞《法華經》一偈一句，一念隨喜，將來都會成佛，這極為難信難解。

「藥王，此經是諸佛秘要之藏，不可分布妄授與人，諸佛世尊之所守護，從昔以來未曾顯說，而此經者，如來現

在，猶多怨嫉，沉滅度後。」

這段是解釋為何此經難信難解，因為「此經是諸佛秘要之藏」，是一切秘密中最重要，佛成道數十年都不肯洩露，所以稱為秘密，本來佛沒有秘密，但因為眾生根機未成熟的時候，就要秘密守護。「藏」是寶藏，如金銀珠寶等寶藏。寶藏是譬喻，佛所說的無量法門是無量的寶藏，無量的寶藏已經打開，唯有《法華經》這個「秘要之藏」，從來沒有打開過，這是因為難信難解而不敢開。〈方便品〉說，佛為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這一大事因緣而出現於世，要令眾生都成佛，佛來到這個世間，是為了引導那些退墮的菩薩恢復一乘道。佛的意趣，一向不敢說，也從未顯露，未曾說明，所以是秘密。〈方便品〉還說：「未曾說汝等，當得成佛道，所以未曾說，說時未至故，今正是其時，決定說一乘。」沒講開權顯實的《法華經》之前，「從昔以來未曾顯說」，從來沒有講過這些話，也即是未開寶藏。現在宣佈出來，公開了這個秘密，即是已經揭開了這個秘密藏，已經顯露地說。

這個「秘要之藏」，不但是釋迦佛的秘要之藏，而且是一切佛的秘要之藏，是一切「諸佛世尊之所守護」。因為釋迦佛以及一切十方諸佛，都是一樣，都是以此《法華經》為秘要之藏，所以教大家「不可分布妄授與人」，也即是說，不要隨便去宣傳。因為這部《法華經》難信難解，你隨便對他說，而他不信就會毀謗，由於毀謗的緣故，就自然有罪過，就與佛法背道而馳，與三寶的距離就會越來越遠，與惡道越來越近。所以，佛在〈囑累品〉吩咐大家：「若有眾生，不信受者，當於如來餘深法中，示教利喜。」如果有眾生不能信受開權顯實的《法華經》，不信自己是一乘菩薩，不信唯有一乘法是真實，不信三乘法是方便施設，我們就要用佛所教的其他甚深的大乘法教他們，為他們說般若波羅蜜多，就算是聲聞

法、緣覺法，比起世間法也是深法，也是解脫法，我們可以用三乘法來開示他，利益他，令他得到解脫，令他得到歡喜。

雖然在法華會上，佛當說真實，從今以後「正直捨方便」，不講權法，最後說實法，但在弟子方面、眾生方面，他們有煩惱，有五濁，有時是要用三乘法，所以，佛陀教導我們，如果對那些不信一乘的，就要用其他三乘法「示教利喜」，不是要我們把三乘法全部扔掉，不過我們要知道甚麼是三乘法，我們不要把外道當作三乘法，這一點很重要。

如果要令別人信開權顯實法，就要用方法栽培他、引導他。佛那麼大智慧，那麼大功德，在開權顯實之前，也要做很多工作，用種種的善巧方便，數十年來都是為弟子說三乘，令弟子在三乘法中得到利益，得到解脫的效果，然後才告訴弟子：三乘是方便施設，最後才為弟子說《法華經》，可知多麼不容易。

這《法華經》是「諸佛世尊之所守護」，釋迦佛以及一切佛都守護著，未公開講之前，不敢隨便講，秘密守護著，講了之後，也叫大家「不可分布妄授與人」，也即是〈譬喻品〉所說：「在所遊方，勿妄宣傳。」佛要我們小心，不要亂講，不要亂宣傳，不要隨便講，這也是「守護」。

佛「從昔以來未曾顯說」，「顯」是對密來講，密是秘密，顯是顯露、公開。佛一向都不敢公開，雖然佛在成道的菩提樹下，有對那些一乘大菩薩說過，在鹿野苑也對他方的菩薩說過一乘法，但那些三乘弟子卻是不聞不知，未有機緣聽一乘法，可知這是秘密，未曾顯說過，未曾公開過。

現在佛在〈方便品〉公開說，諸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欲令眾生開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佛「諸有所作，常為一事，但為教化菩薩」，「唯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佛全部公開了，不信的人，就是「非菩薩，非佛弟子，非

阿羅漢，非辟支佛」。這些話佛從未講過，現在明明白白公開講。

「而此經者，如來現在，猶多怨嫉，況滅度後。」而這本《法華經》，釋迦佛如今在世的時候，尚且都有很多反對者，有很多人嫉妒，如來在世也難於宣傳，難於公佈，何況佛滅度後就更加難。

五千退席的人就是怨嫉的人，一聽到讚佛二智，一聽到「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他們已經反對，所以，他們終於都退席。因此，佛要我們不要妄授與人，不要隨便宣傳，就是這個理由。不過，我們也不要小心過頭，不要因為妄授與人會令人毀謗墮落而不去宣傳，這樣就沒有機會利益人，因為有些有善根的人，他們會信。有的人雖然初聽到會不信，但他繼續聽下去可能會覺得有佩服之處，因而信受。所以，我們可以謹慎些，小心些，觀察那些比較善良的人，柔軟的人，可以嘗試為他講，如果他不信，就可以「於餘深法中，示教利喜」，用三乘法引導他，令他漸漸上進。

在中國佛教，講《法華經》的人，多數是誤會了，講歪了，三乘法也很少人去修學，所流布的，大概都是變相了的，所以，我們愛法的人，就要認認真真地從正法中去研究。

「藥王當知，如來滅後，若能書持讀誦供養為他人說者，如來則為以衣覆之，又為他方現在諸佛之所護念。是人有大信力，及志願力，諸善根力，當念是人與如來共宿，則為如來手摩其頭。」

這段是講佛愛法之至，由於愛法，法與人又有關係，所以，佛也要護念其人。如來滅度之後，要弘揚《法華經》是很困難，那種難處是可以想像得到，因為佛本身那麼大的威德，佛在世自己講《法華經》的時候，尚且也有反對者，何

況佛滅後，人的根性淺薄，說法者遠遠不及佛的威德，所以，做流通工作是很困難的，同時，哪個眾生有善根機緣，我們也不會觀察，也不知何時為適當的時候，因此，困難當然是多得很。但我們也不要怕困難多，不要驚恐過度，只要我們小心一些，肯去愛護一乘法，肯去做流通工作，佛自然會來幫助我們，加庇我們。

所以，佛在這裏說：藥王，你應當知道，在如來滅度之後，有能夠做流通工作的人，或者是書寫，或者是受持，或者是讀誦，或者是做種種供養，或者是為他人解說這本《法華經》，總之是做五法行或十法行的工作，「如來則為以衣覆之」，佛就會用衣服來覆蓋著他，遮著他。這是有保障、保護的意思，表示與佛很接近，因為他所做的工作，正合佛意，是佛所喜歡的工作，所以就得到佛的愛護，得到佛的加庇，就不會發生甚麼危險，不須恐懼。

前面講「不可分布妄授與人」，要我們小心，這裏教我們也不要小心過頭，應該大膽一些，既要小心也要大膽，因為佛會加庇我們，我們應該值著佛的力量，去流通這本經典，為法而奮鬥。但我們也不要太過恃著佛力，甚麼也不怕，以為自己有佛力加庇，有佛力幫助，而狂妄驕慢起來，這反而有害處。總之，我們流通經典的時候，要觀時觀機。

在中國傳統佛教，不會有人會為了保護三乘教而去反對一乘教，很少人修四諦十二因緣，多數佛教徒是糊糊塗塗，把唯心的道理當作佛法，把近於外道的本體論當作佛法。在中國來講，無權可開，有邪可破。我們首先要用三乘法來破邪見，樹立正見，然後用一乘來提高他們的目標，來充實他們的信心，令他們走上正路。

做流通工作的人，不但為釋迦佛所護念，「又為他方現在諸佛之所護念」，也即是十方無量現在佛所護念。十方有無量世界，每一個世界都有佛，這裏不是

講過去佛，也不是講未來佛，而是講十方無量的現在佛，他們也護念流通《法華經》的人。

「是人有大信力，及志願力。」「大信力」就是信佛語，信佛語故，以信得解，信自己本來是一乘菩薩，信佛為我們授記作佛，必定真實不虛，即是上面所說的「信力堅固者」，他漸漸進步，就可成為不退轉菩薩。當他做到信力堅固的時候，必定生起仰慕心、信受心，然後立定志願，以成佛為目的，就是「有大信力，及志願力」。他認定目標是正確的，有非達目的不可的志願力。他知道自己墮落了這麼久，墮得這樣深，就會覺得自己很可憐，痛定思痛之後，就會下決心，從今以後不再退轉。他發了這個志願之後，無論多麼艱難，都不會再退心，決不走向其他的路，知道唯有一乘是真實，決不在其他乘浪費時間。

他還有「諸善根力」，過去生中，親近佛，受持讀誦，作種種供養，這些就是「諸善根力」。他過去生做了很多工作，不過是忘記了。現在他能發願，有信力、志願力和諸善根力來支持，就不用擔心墮惡道，不用擔心被侵害，他就會一直向一乘前進，成為一乘菩薩。

佛要我們「當念是人與如來宿，則為如來手摩其頭」。我們要想念著這個人與佛最接近，就如與佛住在一起，最親近佛，最能合佛心佛意，得到佛的愛護，所以，如來會用手摸著他的頭，呵護著他，不但釋迦如來手摸其頭，而且十方諸佛也手摸其頭。

由此可見，《法華經》的價值非常高，超過一切三乘經典，超過一切三乘法，所以是「為十方諸佛之所護念」。流通《法華經》的人，會得到十方諸佛的愛護、幫助和加庇。同時，我們也要知道，佛並沒有入涅槃，就算我們以為佛入了涅槃，也只是示現入涅槃，佛如今仍在一乘淨土，也即是仍在這個世界，常常護念著我

們。不過，我們不要恃著有佛的護念，而不小心選擇機宜，妄授與人。如果我們太魯莽，一不小心就會害了人，令人墮落，這就失了慈悲心。所以，佛陀教導我們，一方面要小心，一方面要大膽，有機會就要流通。

「藥王！在在處處，若說若讀，若誦若書，若經卷所住處，皆應起七寶塔，極令高廣嚴飾，不須復安舍利。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來全身，此塔應以一切華香、瓔珞、繒蓋、幢旛、伎樂歌頌，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若有人得見此塔，禮拜供養，當知是等，皆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這裏再叫一聲藥王菩薩，也是教我們未來世的人，對法要怎樣尊重恭敬。「在在處處」是說，無論在甚麼地方，只要有人講說、有人讀誦、有人書寫此經，或者是這本經典擺放的地方，就是法所在之處，也即是佛在之處，所以，此處「皆應起七寶塔」，這個塔要起得很高、很大，用七寶裝飾得很莊嚴。這樣做是為了尊敬經典，是為了尊敬法，所以用七寶來裝飾，極盡自己所能來建造此塔，有多少力量就用多少力量，表示對法尊敬到極點，因為法在即佛在。《金剛經》也說：「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有經典的地方即是有佛，我們敬法即是敬佛。

而這個塔不須再安放佛的舍利（塔多用來安放舍利），因為這個塔已經有如來全身。〈見寶塔品〉說：多寶佛是全身舍利在七寶塔中，沒有火化，當釋迦佛講《法華經》的時候，多寶佛就來作證明，湧現在虛空，並且打開塔門，讓釋迦佛進寶塔坐。人們通常說，佛的遺骨是舍利，一些大菩薩和大德，火化之後都有種種不同形狀的舍利，這是碎身舍利，沒有火化的是全身舍利，就如臺灣的慈航菩薩也是全身舍利。

這裏說的七寶塔，不是安放佛的碎身舍利，也不是安放全身舍利，是為了紀念《法華經》而建造，因為這個塔有《法華經》，有最高最上的法，這就等於有佛在塔中，有如來的全身在塔中，這是法身舍利，比骨灰的舍利更寶貴，更有價值，所以，這個塔已經有如來全身。因為有法即是有佛，佛為法本，法從佛出，佛與法都是一樣的尊貴。「此中已有如來全身」，即使不安放舍利都等於安放了，我們不須到處找舍利來安在塔中，有《法華經》在，就是有如來的全身舍利。

所以，「此塔應以一切華香、瓔珞、繒蓋、幢幡、伎樂歌頌，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起了這個塔之後，應該要盡我們所能，用最好的東西來恭敬供養這個塔，尊重讚歎這個塔，這即是供養法、紀念法。

「若有人得見此塔，禮拜供養，當知是等，皆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些人見到這個塔，就會問此塔的作用，知道的人就會告訴他：「這是法華塔，是紀念《法華經》，紀念佛所說的開權顯實法，我們信受此法，將來就會成佛。」由此而說出《法華經》的尊貴處，令他因這塔而生信生敬，令他發心，引導他行菩薩道。在佛法來講，這雖然是很粗淺的工作，但也可以令人因此而種下善根因緣。〈方便品〉說起塔造佛像禮拜等等，屬於異方便，可以令人種下一乘善根，有助顯一乘道的作用。起塔雖然是很粗淺的工作，但若是為法而建，為法而禮拜恭敬，也可以種下一乘善根，可以引導難信者信，令難解者得解。他們不能從道理而入，就要從異方便入手，禮拜供養此塔也有好處，也是流通工作之一。

如果有人見到此塔而禮拜供養，即是禮拜法，供養法，我們不要以為這是很簡單，佛告訴我們：「當知是等，皆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們應當知道這些人都是接近無上正等正覺，他們恭敬一乘法，禮拜一乘法，就即是離無上正等正覺不遠了，也即是得到佛授記。他們藉著此塔，而知道《法華經》的尊貴，

所以，善根漸漸增長，由於敬塔而敬法、敬佛，所以就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藥王！多有人在家、出家，行菩薩道，若不能得見聞讀誦、書持、供養是法華經者，當知是人未善行菩薩道。若有得聞是經典者，乃能善行菩薩之道。其有眾生求佛道者，若見、若聞是法華經，聞已信解受持者，當念是人，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這裏用一種比較的手法來講述，用兩類人作比較。佛說：「藥王！將來有很多在家人和出家人行菩薩道。」本來，在家和出家，以行菩薩道來講，在精神上是一樣的，一樣可以行菩薩道，只是生活方式不同。這裏說的「行菩薩道」，是指權教大乘的菩薩道，因為他未能見到、聽到這本《法華經》，因此不會讀誦、書寫、受持、供養這本《法華經》，與一乘實教未發生關係，他所行的菩薩道，是行六波羅蜜多，是權教大乘，他還不知道自己是一乘菩薩，不知道唯有一乘是真實，所以，我們應當知道這個人未能善巧地行菩薩道。反過來，若有得聞這本《法華經》的人，能轉入一乘，就是能善巧地行菩薩道的人。

如果有求佛道的眾生，他們是退心的菩薩，不是普通的眾生，他當初在權教裏求佛道，後來有機會見聞到開權顯實的《法華經》，聞了之後，又能信受，又能瞭解，又能受持，我們就應當作此觀念，知道這個人「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他已經離無上正等正覺不遠了，因為他得聞《法華經》，走上一乘道。

「藥王！譬喻有人，渴乏須水，於彼高原穿鑿求之，猶見乾土，知水尚遠，施功無益，轉見濕土，遂漸至泥，其心決定知水必近。」

這裏用了一個譬喻來說明。譬喻有人，很口渴想喝水，或者那地方水源缺乏，所以他就去挖井。如果他在高原上挖，即使挖了很深，都只能見到乾燥的泥土，當然就知道這裏沒有水源，再用功挖下去都是沒有得益，沒有好處，即使能挖到有水，也都要浪費很多時間和氣力。現在的人挖井，要找龍脈，如果找對地方，就容易找到水源。若在地勢低的地方開挖，很快就能見到濕的泥土，再挖下去就漸漸見到有泥漿，這時候，他的心就很歡喜，知道沒有挖錯地方，知道一定是很接近水源。

「菩薩亦復如是，若未聞未解，未能修習是法華經，雖持餘經，當知是人，去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甚遠；若得聞解思惟修習，必知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求佛道的人，行菩薩道的人，也是一樣，如果他未曾聽過《法華經》，未能瞭解《法華經》，未能知道佛的意趣，未能修習這本《法華經》，他雖然能受持其他大乘經典，也修權教大乘菩薩行，求權教佛道，也不是真實佛道，我們就應當知道這個人，距離一乘無上菩提道很遠很遠，距離一乘佛果很遠很遠，因為他未能找到正路，未能找到真實路。

這裏說的「修習是法華經」，是說信佛所說，信自己有一乘善根，信自己本來是一乘菩薩，信唯有一乘法是真實，三乘是方便施設。這是修信心，也是修願心，決定自己以實佛為目標，決定自己要成實佛，這是願心。有信、有願還要繼續修習，依著佛所說，依著三軌去流通經典，這才是修習《法華經》，如果未能這樣修習《法華經》，就等於在高原挖井，只見乾燥土，未見濕土一樣，只會浪費力氣。如果他聽聞《法華經》之後，能瞭解佛的意趣，自己加以思維（思維是

修習之一，不加以思維就不能進步)，能依著佛所教來修習，就等於挖井看見濕泥漿一樣，快成功了，所以，必定知道這個人將近得到無上正等正覺。

「所以者何？一切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屬此經。」

是甚麼理由要這樣講？因為所有十方一切諸佛，包括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都是以一乘佛法為最上的佛果，要得到一乘佛果，必定要知道唯有一乘真實，不要以權為實，所以，一切佛的菩提都是屬於此經。我們若只在權教經典裏做工夫，就浪費很多時間，只能見乾燥土，「施功無益」。

這段的意思，著重在「施功無益」這一句，也即是要我們無論如何都要轉入一乘，不要在其他方面浪費氣力，浪費工夫。如在高原挖井，雖然很難找到水源，挖得很辛苦，但可令你煉得好手力。權教雖然可以令我們滅煩惱，除五濁，也有一些好處，但要得究竟，就很難了，一定要走上一乘路，才是究竟菩提。佛出世也是志在說《法華經》，志在把自己的本意告訴大家。所以，我們一定要深信開權顯實的《法華經》，深信一乘佛道，早些恢復一乘菩薩道，早些回到大富長者的家，這才精明，這才穩當，這才合佛意。

「此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

這一句很重要，可以說是本經的大綱，是提綱挈領，是全經的宗旨。這個「開」字普通人以為是打開、揭開，以為是打開方便門。但佛的意思不是這樣，「開」是開除，開除方便的法門，以前所施設的方便法門，是權巧的、將就的。如〈譬喻品〉講兒子們入了很髒、很危險的火宅，在裏面玩，不肯出來。父親知道兒子們喜歡三車，只好用羊車、鹿車、牛車來引誘他們出來，他們聽到有三車在

門外，就「互相推排，競共馳走，爭出火宅」。兒子們到了門外，卻沒有三車，三車是父親方便引誘兒子出火宅而假施設的，三車不值錢，沒有價值，只有大白牛車才有價值，才能行走得快而平穩，所以，父親一律給兒子們大白牛車。三車譬喻三乘法，是佛權巧施設引弟子出三界，不是真實的，唯有一乘法才是真實。當弟子善根成熟，佛就要開除方便，開除權巧施設，這才是「開方便門」。

「是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

今佛教化成就菩薩，而為開示。」

這開權顯實的《法華經》就叫法華經藏，是最寶貴的藏，它不同於聲聞藏、緣覺藏、權教菩薩藏這三藏。用妙法蓮華的意思來講，這蓮華不是普通的蓮花，是優曇鉢華，是吉兆華。見到這種優曇鉢華，就是一種好兆頭，一定有好的事情發生。我們聽到一乘的開權顯實《法華經》，能夠信受，將來就會生一乘淨土，就能見本師，就可以聽一乘因果經，就可以行真實的一乘菩薩道，就能「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即是幸福之事就會隨之而來，將來就會成佛。所以，這本《法華經》是「深固幽遠，無人能到」。

「深」是甚深無盡，無窮無底。依理來說，這本《法華經》並不是很深，但當佛未曾開顯出來的時候，未揭示出來的時候，就是「意趣難解」，誰也不知佛的意趣，不但阿羅漢不知，連權教大菩薩也不知佛的意趣，所以是「深」。

「固」是堅固，一乘法好像金剛那樣堅固，一乘佛功德更加堅固。我們在十六沙彌那裏種下一乘善根，雖然墮落了，但一乘善根是不變不壞，就像如意寶珠在衣服之內，沒有變壞。

「幽」是幽微奧妙，「遠」是長遠。一乘法是幽微奧妙，沒有人能夠測度，

所有阿羅漢、辟支佛、新發意菩薩和權教的不退轉菩薩，都不能測度，所以是「無人能到」。同時，一乘菩薩道要行無量無邊劫，要親近無量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我們的一乘因緣，都是大通智勝佛時代得來的，已經是很久遠，還要行無量無邊劫的一乘菩薩道，可見一乘道是長遠無限，無邊無際，無窮無盡無止境。如果有懈怠心就不能發一乘菩提心，行一乘菩薩道的人，不能懈怠。

所以，「是法華經藏，深固幽遠」，「唯佛與佛乃能究盡」，就算是一乘不退轉菩薩能瞭解，都是瞭解少分，唯有佛才能完全深入無際。我們對於《法華經》，是由於信佛語而生起恭敬心和仰慕心。我們能信《法華經》已不容易，要有大願力的菩薩來引導，我們才能聽到一乘的消息，才能知道《法華經》的宗旨。佛出現於世四十多年都未曾說，所說的都是隨宜說法，但佛的意趣是在乎講一乘法，都是為了教化我們這些退心墮落的菩薩，令我們成就已經有的一乘善根。我們過去種下一乘善根，但由於迷而不知道，所以佛要引導我們恢復一乘菩薩道，教我們用三乘法去除業障，然後才可以聽《法華經》，到時候才為我們開解，為我們指示。〈方便品〉反反覆覆都是講出佛這個意趣，為舍利弗解釋種種的疑惑，最終令舍利弗能信能解，而舍利弗也在〈譬喻品〉表示了他的悔過自責。可見這本《法華經》是很「深固幽遠」，是「無人能到」，所有三乘人都不能通達。

這本《法華經》雖然是「深固幽遠」，但佛現在已經開顯，已經講出來了，「今佛教化成就菩薩，而為開示」。佛為成就那些退心菩薩，所以就開解出來，指示出來，令他們恢復菩薩道。

「藥王！若有菩薩，聞是法華經，驚疑怖畏，當知是為新發意菩薩。若聲聞人，聞是經，驚疑怖畏，當知是為增上慢者。」

這裏舉出兩種難信難解的人。假若有菩薩，這是指權教菩薩，他聽到這本《法華經》，聽到唯有一乘法，三乘法都是方便施設，他就會驚慌、疑惑、畏懼，覺得很恐怖，懷疑這是魔說，懷疑是魔王變成佛的模樣來欺騙他，就如舍利弗那樣，疑佛是魔。我們應當知道，這個人是新發意菩薩，如果是權教不退轉菩薩，是不至於「驚疑怖畏」。新發意菩薩不是剛剛發心的菩薩，而是指地前菩薩，他們經驗也很豐富。不退轉地以前的菩薩都是新發意菩薩，不退轉菩薩才是大菩薩，智慧很高，有大信力，就算聞了《法華經》也不會「驚疑怖畏」。

能夠信這本《法華經》，是要視乎有沒有一乘善根，以及一乘的福德力和信力，若有善根力，就不一定要達到權教的不退轉地位才可以信。我們有一乘善根，有一乘的功德力，也是可以信。

佛在世時，佛直斥那些阿羅漢，不信《法華經》就是增上慢人。這裏也說：如果聲聞人，聽到此經，「驚疑怖畏」，就應當知道他是增上慢人。對增上慢人，我們又有甚麼辦法呢？我們不可以好像佛那樣呵斥他，否則就會令他更加生惡感，更加令他毀謗墮落。我們心目中仍然要認為他是一乘菩薩，不過他退心忘記了而不知道，我們更加要生起慈悲心憐憫他，慢慢引導他。

「增上慢者」有特別強的惡勢力，所謂我慢高山，如他證了阿羅漢果，其實這是佛方便施設的，是佛的法雲所覆，教風所持。現在佛告訴他：其實這是不真實的、不究竟的。但他卻以不真實為真實，以不究竟為究竟，這就是「增上慢」。

「驚疑怖畏」的有兩種人，一種是權教大乘中一部分新發意菩薩；一種是聲聞人中的增上慢人，他們未得調得，未證調證，就算他已證阿羅漢果，但他以此為究竟，不肯聽佛的話，就是增上慢人。

「藥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如來滅後，欲為四眾說是法華經

者，應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應為四眾廣說斯經。」

佛在這裏教我們後世的人，流通《法華經》要預備這三種工具，也即是要依這三軌來實行。這些善男子善女人，是一乘菩薩，不過他們退心墮落，自己忘記了，而在六道中成為普通人，現在遇到佛法肯發心修學，發心流通。他們在如來滅度之後，想為「四眾」講說《法華經》。人們通常說的「四眾」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也即是出家男女二眾和在家學佛的男女二眾，這名字是依聲聞乘而安立的，現在所說的「四眾」，不一定是依聲聞乘而安立，可以包括一切有一念心向佛的人。

若有人發心為四眾講說《法華經》，也要有一些工具，要具備一些條件、一些資格，才可以做流通工作，不是很簡單，不是很容易，不是憑空可以做到。所以，流通者應該要「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這樣才能為四眾廣說這本經典。

「室」是指房屋裏，廳堂、講堂、教室、寢室等，都是室，人入了室，進了屋，就安全了，不會被外界的風雨等種種侵害。入了室內，衣著也要莊嚴，要整整齊齊，坐在一個穩固舒服的座上。

這室、衣、座，全部都屬於如來，我們要注意「如來」兩字，室是如來的室，衣是如來的衣，座是如來的座。這是甚麼意思？為何都要加上「如來」兩字呢？這是要我們以佛心為己心，不可以離開如來的心。既然我們要弘揚《法華經》，就要順佛意，要以佛為模範，以如來為榜樣。如來有大慈悲心，有大忍辱力，有大智慧力，我們要具足這三種條件，才不會受到損害，才不會遇到危險，就會很安全，才可以為四眾廣說《法華經》。

「如來室者，一切眾生中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

甚麼叫「如來室」呢？如來是以大慈悲心為室。這些「眾生」是指退心墮落了的一乘菩薩，不是指普通的眾生。就如火宅中雖然有五百人，但大富長者入火宅是為了引導那幾十個兒子。也即是說，佛說《法華經》是為了引導那些退墮的一乘菩薩。「如來室」就是佛對那些退心的菩薩，生起大慈悲心。如此說來，難道佛對其他人不起慈悲心嗎？這又不是，佛的慈悲心是平等的，也希望所有眾生都上進，但有些眾生機緣未到，所以，佛的工作就要由近及遠，先引導那些善根成熟的退心菩薩，用大慈悲心攝受他們，令他們恢復本位。

「慈」者是與樂的意思，給與人安樂就叫慈。「悲」是拔苦的意思。所謂慈能與樂，悲能拔苦，佛的慈悲心可解除一切的束縛，解除一切的障礙，我們既然要學佛，首先要學佛的慈悲。「室」有包容的意思。一切的退墮菩薩，我們都要用憐憫心來憐憫他，包容他，把一切的退墮菩薩都包容在慈悲心之中。

〈安樂行品〉說：「於家出家人中生大慈心，於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對那些退心墮落的菩薩，無論他是在家或出家，我們都要生起大慈心，希望他回復一乘道。對於那些未能恢復一乘菩薩道的人，我們要生起大悲心，要設法引導他、攝受他、救濟他，用慈悲室來包容他。對那些反對一乘的眾生，就要想辦法令他折服。人們一般都說：「菩薩低眉，金剛怒目。」無論他是低眉也好，怒目也好，折服也好，攝受也好，總之，菩薩的心都是慈悲的，以慈悲為基礎。就如母親對兒女，有時要呵護，要耐心勸說；有時要打一兩下，而母親的心都離不開慈悲。在所有的慈悲中，佛的慈悲是最大的，其他的慈悲，就算是引導他修三乘法，也不算是最大的慈悲，只是小慈悲，只有引導他入一乘道，將來得究竟菩提，這才

是最大的慈悲。

前面佛吩咐：「不可妄授與人。」這也是慈悲，對那些不合機緣的人，不要隨便對他說，以免害了他。在大通智勝佛時代，十六沙彌為我們說一乘法，大通智勝佛出定後也吩咐我們要「數數親近」十六沙彌，這也是大通智勝佛的慈悲。只是我們這些親近過本師的人，時間長了就會退心，因此而墮落受苦。佛見我們如此可憐，當有機會時就會出現於世來引導我們，教化我們，令我們恢復一乘菩薩道。佛無量無邊劫都是這樣引導我們，這就是佛的大慈大悲。我們既然學佛，就要體念佛的慈悲，佛是這樣慈悲為我們這些退心的菩薩，我們學佛應該要怎樣做呢？我們一想到這些，就應該很努力，要有忍耐心，有毅力，有堅固心，有長遠心，就算眾生很難化度，也不應討厭眾生，放棄眾生。這樣才可以樂意地繼續工作，這就叫做「入如來室」。

甚麼是「如來衣」呢？大家不要以為在衣服上繡很多佛像是如來衣，柔和忍辱才是如來衣，著如來衣是著柔和忍辱衣。柔和的意思是非常將就眾生，教化眾生要柔和才有用，硬崩崩就沒有用，如那些很硬的牛皮，不可以做材料，要經過煉製，變成柔軟才能製成各種用品。我們待人接物如果是很強硬，就很難開展工作。世間人也常說：「以柔制剛，柔能勝剛。」世間道理尚且如此，佛法更加要忍辱，忍辱的福德最大。

〈信解品〉說：「諸法之王，能為下劣，忍於斯事。」大富長者想與失散的兒子相認，但兒子忘記了父親，見到大富長者反而害怕到暈倒。大富長者只好派人哄他回來做清潔工作。長者想見他，想同他說話，只能脫去華麗的服飾，換上工人的衣服，拿著除糞的工具，扮成工人來接近兒子，然後漸漸叫他入大屋，管理財物。長者為與子相認，需要多麼忍耐。佛也是一樣，無量劫以來，都非常忍耐，

非常遷就我們，佛從來都是不動聲色，就算他在菩提樹下坐道場，很多惡魔來騷擾他、破壞他，他也是不動聲色，結果把魔降伏了。佛無論在甚麼情形之下，從來都不會用一種猙獰的面孔，不會兇神惡煞，佛從來都是用一種很柔和、很善巧的方法來攝受眾生，令眾生折服。所以，我們流通《法華經》的人，如果遇到惡人破壞，遇到三乘人或外道的反對，我們一定要想著，佛是那麼忍辱，那麼柔和。只要有柔和忍辱，就算有甚麼困難，都可以渡過，就算是用折服，也是用慈悲心。

一個有忍辱的人，是最有力的。如果你穿了柔和忍辱衣，就好像將士在戰場上穿了盔甲一樣，能抵擋敵人的槍和箭。你用柔和忍辱對待別人，就算有人想破壞你，都破壞不了；別人想侵害你，也侵害不了。所以，柔和忍辱是盔甲，我們一定要穿著，就算有些眾生一時未能教化，只要慢慢來，假以時日，終會令他感化，或者會令他佩服。所謂仁者無敵，那些惡人就會知難而退，總不至於加害於你。

佛早就告訴我們，弘揚一乘，流通一乘，一定會有人反對，一定會遇到困難，如果我們及早穿上如來的柔和忍辱衣，任何反對都不怕，任何攻擊都能抵禦。這種柔和忍辱，一方面對自己有好處，也可以利益他人，自利利他。假如你不能柔和忍辱，反過來瞋恨、惱恚、兇惡，就變成傷己又傷人，自害害人。所以，普通人不穿如來忍辱衣不要緊，但流通《法華經》的人一定要著如來忍辱衣。

「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一切法包括了有為法和無為法，有漏法和無漏法，世間法和出世間法，總之，一切的一切，森羅萬象，包羅萬有，就叫一切法。一切法的範圍很大，菩薩對於一切法，要有空慧，用般若智來觀一切法空，也即是《般若經》所講的，用十八空來觀一切法空。

如果我們觀人空，就沒有人反對。即使有人反對，我們都知道這個人是如

幻如化，沒有實在的所反對之人，這就是外空。我們再反觀自己，自己也是無自性可得，無我可得，這個能反對者是空，所反對者也是空，被反對的人也空，內空、外空，內外一切眾生都是四大五蘊的假和合，一一都沒有自性可得，也即是沒有實在的人可得，人也是空的，有甚麼能反對、所反對的呢？聽的人是幻化的，說的人也是幻化的，一切都是如幻如化，沒有人來反對我，也沒有我被人反對。所以，修空觀雖然是屬於權教大乘，但一乘菩薩在做流通工作中也要運用空慧，尤其是在這個娑婆世界，一定要運用空慧，要借用這種方便善巧，才可弘揚《法華經》，不過，一乘菩薩不是以此為止境，不是以此為究竟圓滿，還要行一乘道。

所謂的一乘菩薩，是由於有一乘的志願，做一乘的工作，就假名為一乘菩薩，不是講有一個有自性的東西叫做一乘。《法華經》雖然講實，講一乘究竟佛功德是實，但不是講本體，一樣是講空。〈方便品〉說：「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一切諸佛都知道一切法常無性，一切法無自性，雖然實功德是常，但沒有自性，因為是從因緣而起。

中國佛教常說，一切眾生本有佛性，但依《般若經》、依《阿含經》、依《法華經》來講，都是無自性，要從緣起，如果有自性，就不用從因緣起，正因為無自性，所以要從因緣起。誰遇到因緣，發起一乘心，向一乘道而行，將來誰就能成佛，人人都有機會，這個機會是平等的，只要有這個因緣就可以了。

佛從最初講《阿含經》乃至最後說《法華經》，都是講無自性，「無性」即是空，無自性，無實性，就是空，所以，我們一定要觀一切法空。我們若能通達空的道理，就能行大慈悲，所謂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只有這樣，這個如來座才坐得穩，穩如泰山，穩如須彌山，沒有人能把我們推倒，否則就坐不穩，搖搖擺擺就容易跌倒，即使別人不推，也會跌倒。假如我們有空慧，我們所修的慈悲忍

辱才能做得徹底，否則就不徹底。

所以，流通《法華經》的人，一定要安住在這三法中，依著這三軌前進，才可以精進行道，安穩地弘揚《法華經》，這叫三軌弘經，這三條是軌道，不可以出軌，如火車出軌就很危險。你如果不能觀諸法空，就會起人見、我見，一遇到障礙，一遇到困難，就會好像泄氣的皮球，就會退心，就會懈怠，就會墮落。不是佛懲罰你令你墮落，而是你因懶惰、懈怠、退心而墮落。

我們只是敬法，而不生法愛。如果不能觀諸法皆空，生起順道法愛也是一種障礙、一種執著，凡有所執就有障礙，有障礙就不能勇猛精進，容易退心，維持得不會長久，這是因為你沒有坐如來座之過，就會生出種種禍患。所以，我們要一切都無所執著，如果能具足這三法來弘經，就可以安心，可以勇猛精進地流通《法華經》，可以樂說《法華經》，可以做到三業清淨，不會招罪，不會生痛苦。不但講經者要用三軌，一切所有讀誦、受持《法華經》的人都要用這三軌，否則，別人罵你，毀謗你，你就會退心，不繼續讀經。

三軌雖然屬於權教大乘，但我們不要誤會，以為佛已開權，權教大乘都開除了，還有用嗎？我們不能這樣理解，佛只是叫我們不要取權教的果，不要以權教的果為究竟，不是叫我們扔掉它，有時還必須利用它，而且在這個世界上弘揚《法華經》，一定要用慈悲忍辱，觀諸法空這種般若智慧。有慈悲忍辱，即是有福德，能觀諸法空即是有智慧。我們有福德、有智慧去流通經典，才能與廣大眾生結緣，可以充實我們的行動力量。在佛法裏，這種叫悲智雙運。所以，這三法，這三軌，一刻一秒都不能離開，一分鐘都不可以出軌，出軌就很危險。這三軌對於一乘菩薩來講，無論是自修也好，流通經典也好，都有很大的幫助。

「安住是中，然後以不懈怠心，為諸菩薩及四眾廣說是法華經。」

我們若能安住在三軌中，然後用不懈怠心，也即是用精進勇猛心，就可以「為諸菩薩及四眾廣說是法華經」。

「藥王！我於餘國，遣化人，為其集聽法眾，亦遣化四眾，聽其說法。是諸化人，聞法信受，隨順不逆。若說法者在空閒處，我時廣遣天龍、鬼神、乾闥婆、阿修羅等，聽其說法。我雖在異國，亦時時令說法者得見我身，若於此經忘失句讀，我還為說，令得具足。」

這裏說佛為了愛護《法華經》，所以就要護持流通者，說明《法華經》為十方佛所護念，說明一乘法非常尊貴。

「餘國」是指其他世界，不一定在娑婆世界，雖然現在釋迦佛是在娑婆世界示現成佛，但釋迦佛有時會在其他世界成佛，也可以分身在十方世界成佛。

佛說：藥王！我釋迦佛就算在其他世界，看見某個說法的人沒有甚麼人聽他講經，我就會用神通化現一些人出來，為那個說法者召集多一些聽法的人，那些化現出來的人，會勸說有機緣的人來聽法。佛也會派遣一此化現出來的四眾，來聽他說法。這樣可以安慰說法者，令他更用心說法。佛就是這樣，為護法而護其人，說明佛非常愛護一乘法。

佛化現出來的這些人，聽到一乘法，馬上就信受，馬上就隨順，不會反對。或者其中有些化人為了試探一下這個法師能否經受破壞打擊，試探這個法師有沒有般若智，而故意逆他的意也說不定。不過，試探的逆和真正的逆是不同的，大多數的人都是為鼓勵這個法師而「聞法信受，隨順不逆」。

我們須知道，說法的人，聽法的人，都可能是「化人」，我們應當作化人想，我當你們是化現的，你們也當我是化現的，全部都是化現的，這就更加好，大家

就會安樂些，可以消除人見、我見，消除種種執著。總之，弘經的人，無論是遇到「隨順不逆」也好，遇到反對也好，只要能依著三軌而行，就不會有過失。

佛還說：如果說法者「在空閒處」說法，在深山野嶺，沒有人煙的地方說法，我釋迦佛就即時會派遣很多天龍、鬼神、乾闥婆、阿修羅等天龍八部眾來聽他說法。在深山裏很少人，所以佛就派遣天龍八部眾來聽法。我們在山上也可以自己講法，或者自己讀誦，有些天龍八部眾也會來聽。

大乘經典經常有八部眾出現，小乘經典很少講八部眾，因為小乘經典是講現實的。

佛繼續說：我為了維護一乘法，就算我在「異國」，也即是在其他的世界，我也會時常「令說法者得見我身」，當有需要現身的時候，我會時常現身讓說法者見到，來教導他，幫助他進步，幫助他生起勇猛心，令他不灰心。如果他對這本經有不明白之處，或者有些詞語、有些字句，忘記了怎樣讀、怎樣解釋，我就會指點他，為他解說，令他清楚明白，令他生起智慧，令他全部記起，能夠背誦出來。古時未發明印刷，或者未有文字前，只是靠背誦，靠記憶。印度人很有本事，幾十萬言的經典都是這樣背誦出來，記憶力很強。佛世時所有說法，那些佛弟子都是口口傳誦，我念給你聽，你念給別人聽，或者有傳漏了，傳錯了，也不足為奇；而且，從前的書本沒有分句、分段，沒有標點符號，若不知在哪裏該停頓一下，就會讀不通順。當有這種情況時，佛就會為此人解說，「令得具足」，讓他知道怎樣才是齊備圓滿，令他瞭解明白。

這段是告訴我們，佛說完《法華經》之後，還在做很多工作，仍然關照著流通《法華經》的人，隨時都在幫助說法者。我們千萬不要以為成了佛就很清閒，坐著無事可做。其實佛不知還要做多少工作。

「欲捨諸懈怠，應當聽此經。是經難得聞，信受者亦難。」

這是指三乘人，發不起精進心，沒有精進力，就變成懈怠，好像做甚麼都沒有興趣，修行未曾有成績，因此他們心裏有些不安，有些慚愧。當他們聽到《法華經》，知道自己原來是一乘菩薩，以前親近過十六沙彌行了三百由旬菩薩道，現在只要再奮勇前進，再行二百由旬就可以到達寶所。於是他們就不再懈怠，捨棄一切懈怠。懈怠即是懶惰，不熱心工作，沒有努力的精神。懈怠有種種不同，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懈怠，聲聞人有聲聞人的懈怠，所以說「諸懈怠」。如果有一乘的精進，一切懈怠都會捨掉。

我們若想捨棄懈怠，就應當聽《法華經》，恢復一乘道，努力行一乘菩薩道。同時，我們要想想，釋迦佛已經成佛，十方佛已經成佛，已經圓滿究竟一乘佛道，那些大菩薩已經成就大願，尚且為「愍眾生故」，生此人間，還來做種種工作，引導我們。佛菩薩都不懈怠，我們這些人又怎能懈怠呢？我們只要這樣想一想，就應當「捨諸懈怠」，生起歡喜心、奮勇心，向一乘前進。

「是經難得聞，信受者亦難。」我們聽到此經，應該生歡喜，因為此經是很難才有機會聽到的。〈方便品〉說：「諸佛興出世，懸遠值遇難，正使出於世，說是法復難，無量無數劫，聞是法亦難，能聽是法者，斯人亦復難。」多麼難遇上，多麼難聽聞啊！佛出世時未必說《法華經》，我們又未必能遇到佛說《法華經》，就算有《法華經》流傳於世，我們也未必遇得到，亦未必遇到有正解、正見者講給我們聽，所以，「是經難得聞」，聞了能信受的也很難。

「如人渴須水，穿鑿於高原，猶見乾燥土，  
知去水尚遠。轉見濕土泥，決定知水近。」

這是用一個譬喻來講，就如一個人口渴想喝水，就去挖井，如在高原上挖掘，挖來挖去都只見乾燥的泥土，這樣你就應該知道距離水源很遠，再挖下去都是浪費氣力，你就會懈怠。但如果你找另一個地方，或者有人指點你在地勢低的地方挖掘，轉眼就挖到濕的泥土。這樣，你就決定知道接近水源，你就不會灰心，不會懈怠，反而會精進起來，加快挖掘的速度，很快就有水喝。

「藥王汝當知，如是諸人等，不聞法華經，去佛智甚遠。  
若聞是深經，決了三乘法，是諸經之王，聞已諦思惟，  
當知此人等，近於佛智慧。」

佛叫藥王當知，其實是叫我們當知，叫未來世的菩薩當知，那些求佛道的人，如果他聽不到開權顯實的《法華經》，就等於挖井的人不知哪裏才有濕土，哪裏才有水源一樣，在高原上挖井是白費力氣。他們不知道《法華經》，就離佛智很遠，就算他們在權教裏修學，也是離實教很遠。

「深經」是指《法華經》深固幽遠。如果他聽到這本甚深的經典，聽了之後經過審諦思維，決定知道三乘是方便施設，唯此《法華經》是諸經之王，我們應當知道他們是接近佛的智慧。

「決了三乘法，是諸經之王。」「決」是決定，「了」是了解、了知。這一句我們要留心，不要以為三乘法就是諸經之王，這就搞錯了。《法華經》才是諸經之王。前面說過：「我所說諸經，而於眾經中，法華最第一。」「我所說經典，無量千萬億，已說今說當說，而於其中，此法華經最為難信難解。」可見《法華經》是經中之王。王者，是超過一切之上，在一切人之上，《法華經》在一切三乘經之上。

佛陀教導我們，聽經要「聞已諦思惟」，「諦」是審諦、審實地思考。一般人讀經只是口讀，不加以思維就不對。我們學佛法，要經過聞、思、修才有結果，所謂聞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而思維與修習的關鍵，第一個重點是聞，能聽聞，能瞭解，這是關鍵，非常重要。

「若欲說此經，應入如來室，著於如來衣，  
而坐如來座，處眾無所畏，廣為分別說。」

這是重頌，不用詳細講解。凡是想說此經的人，包括做所有流通工作的人，都要入如來室，都要有大慈悲心，都要著如來衣，以佛莊嚴而自莊嚴，要柔和忍辱，要坐如來座，要觀諸法空，觀人空、我空，要三法具足。這樣，就能「處眾無所畏」，就可以「廣為分別說」，否則，就有所畏，別人罵你一句，你就不敢再講，就不能分別說。「分別說」是詳詳細細地分析。

「大慈悲為室，柔和忍辱衣，諸法空為座，處此為說法。」

這是再重頌，大慈悲就是如來室，柔和忍辱就是如來衣，諸法空即是觀察一切法空，一切法無自性可得。安住在這三法中，就能安安穩穩，無所障礙，以不懈怠心為大眾說法，而無所畏懼。

「若說此經時，有人惡口罵，加刀杖瓦石，念佛故應忍。」

假如你說此經的時候，或讀誦此經的時候，或流通此經的時候，有人聽到你講三乘是方便，一乘才是究竟，他要維護三乘經，就要反對你，就會惡口罵你，甚至用刀來砍你，用木棒來打你，用瓦和石頭來擲你。就如現在的人，不同思想，

不同派別，不同主義，為維護自己的利益，經常發生流血衝突。但我們流通《法華經》的人，即使被人打罵，也要「念佛故應忍」。

念佛不只是用口來念，而是要憶念佛的功德，憶念佛的教導，佛有大慈悲，有大忍辱，有大智慧，佛陀教導我們要慈悲，要忍辱，要觀諸法空，所以我應當忍。一切法皆空，哪裏有甚麼叫做破壞？他反對，是因為他不明白，因為他退心墮落了，他也是一乘菩薩，只是他忘記了。我憐憫他都來不及，又怎應瞋恨他呢？所以，「念佛故應忍」。

「我千萬億土，現淨堅固身，於無量億劫，  
為眾生說法。斯人得見我，安慰心充足。」

佛能分身，我釋迦佛可以在十方國土中，在千萬億國土中成佛，為流通《法華經》的人現出清淨堅固之身。佛身是清淨堅固的，就如〈方便品〉所說：「我以相嚴身，光明照世間。」在無量億劫那麼長的時間裏，佛會「為眾生說法」，為那些退心的菩薩說法。那些人得見佛身，心裏就覺得很安慰，信心大增。「斯人得見我，安慰心充足」，這兩句是遠老法師加上去的。

「若我滅度後，能說此經者，我遣化四眾，  
供養於法師，引導諸眾生，集之令聽法。」

如果我釋迦佛示現滅度之後，示現入涅槃之後，若有人能體會佛意，隨順佛意來流通此經，講說此經，受持、讀誦此經，我就會遣化四眾，派遣一些化現出來的四眾，來供養這個法師。這供養不一定是物質供養，不一定要送果儀，不一定要買東西來供養，聽法也是供養，你們為敬法而來聽經，敬法就是法供養，

有尊敬心、有恭敬心就是供養，大家要瞭解這一點，這種法供養更勝於物質供養。我派遣化現出來的四眾來聽法，就是「供養於法師」。

我釋迦佛為何要化現四眾呢？因為有些眾生不知道要發心學佛，佛就要派遣化現出來的四眾去引導他們，影響他們，召集他們來聽經。有很多人就是這樣，沒有人引導，他們就不會發心。

「若人欲加惡，刀杖及瓦石，則遣變化人，為之作衛護。」

這是補頌，前面長行沒有講過。如果有人想用惡意來加害流通者，或者用刀、用棍、用瓦片、用石來加害，佛就會派遣那些變化出來的人，為流通者作保衛，保護流通者，令他不受傷害。

「若說法之人，獨在空閒處，寂寞無人聲，  
讀誦此經典，我爾時為現，清淨光明身。」

這是重頌，長行講過。這個流通經典的人，獨自一人在空閒處，在無人的地方，在深山曠野，完全沒有人的聲音，很寂寞。他讀誦經典，一方面是為了自己溫習，一方面是為了讓人聽到而生歡喜心，可以自利利他。這時，佛就會現出清淨莊嚴身，光明遍照。

「若忘失句讀，為說令通利。」

假如他讀誦時忘記了應怎樣讀，我釋迦佛就會為他講解，令他讀得通順，令他沒有障礙，令他沒有疑惑。

「若人具是德，或為四眾說，空處讀誦經，皆得見我身。」

「是德」是指三軌的功德，是上面所講的人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這些功德，也即是慈悲忍辱，觀諸法空這些功德。具足了這三種功德和流通經典的功德，而去為四眾講說《法華經》，或在清淨的地方讀誦《法華經》，我釋迦佛都會為他現身，讓他看見我，令他得到安慰。

「若人在空閒，我遣天龍王，夜叉鬼神等，為作聽法眾。」

如果這個法師在人煙稀少的地方，沒有人來聽他講經，我釋迦佛就會派遣天龍、夜叉、鬼神等八部眾來護法，來做他的聽法眾。或者有些人會受八部眾的影響而來聽法。

「是人樂說法，分別無罣礙，諸佛護念故，能令大眾喜。」

這個流通經典的人，是一乘菩薩，已恢復了一乘信心，所以他很樂意來流通，很樂意說法。他對《法華經》有所認識，對佛所說的話有所認識，有這種瞭解力，所以說法時，就沒有障礙，沒有疑惑，能詳細分析。

由於諸佛護念的緣故，他依三軌來流通經典，又能樂說、廣說此經，所以就能令大眾都很歡喜，令大眾知道一乘的因緣，令大眾恢復一乘菩薩道，恢復原來的身份，就如窮子恢復大富長者子的地位，可以承受大富長者的家業。大眾恢復了一乘菩薩道，將來必得成佛，所以就非常歡喜。

「若親近法師，速滿菩薩道，隨順是師學，得見恒沙佛。」

大眾若能親近法師，接受法師的引導和教化，也發心行一乘菩薩道，發心流通經典，自然就能快速進步。「速」即是前面所講「其有欲疾得」的「疾」，都

是快的意思。我們走的路正確，不背道而馳，不走彎路，一直向著康莊大道前進，就是快。就如不在高原挖井，而在地勢低的地方挖井，見到濕泥土，就很快接近水源。我們聽到《法華經》，恢復一乘道，沒有走錯路，沒有向相反的方向走，就是快，但無論怎樣快，佛道都是長遠的，我們不可以貪快，總之，當菩薩道圓滿，登峰造極，就會成佛。舊本原是「速證菩提道」，其實意思是一樣的，菩薩道圓滿就是證菩提道。

只要「隨順是師學」，隨順宣傳《法華經》的法師來學，就能「得見恒沙佛」。也即是說，只要我們「盡行諸佛無量道法」，親近無數諸佛，發心行一乘菩薩道，將來一定「得見恒沙佛」。我們一定要親近無量諸佛，才可以「盡行諸佛無量道法」，才能「速滿菩薩道」，將來一定可以成佛。

我恭祝大家「速滿菩薩道，得見恒沙佛」！

（何翠萍筆錄）